

武则天

五之書叢活生女婦

天 則 武

著 的 之 宋

行發 店書活生 海上

月六年六十二國民華中

序

幼年的時候，祖父曾給了我一個不能磨滅的印象；他常常喝醉了酒，醉酒以後一定要罵人：

「武則天，大娘們，男盜女娼末！」

「可自然嘍，學武則天，學養大漢，還有好！」

這樣，武則天這個人物，在我的心裏，便蓄下了一個可憎的影子。我常常不自覺的把社會上所公認的那些壞女人，比做武則天，且在心裏描畫着她那淫蕩的生活，偷偷的嫌厭却又企慕着。

我這種虛偽的道德傳統觀念，一直繼續到自己也有了想像和理解的時候。

等到自己的思想逐漸形成，而又懂得發問題的時候，祖父的論斷自然就很使我懷疑了！

但這樣說，也並不是指出我有意要給武則天做翻案文章，這種工作，我預備留給歷史學家，至於我，因為所依據的史料有限，也僅僅是憑着自己的見解，給那中外傾往的歷史上的怪傑做了一個不盡忠實的描繪吧了！

所謂不盡忠實，因為在創作過程中，雖說我很爲那女傑的剛強性格所感動，但爲了要達到我所企圖的目的，却有着小小的改動和遷就。自然，這種改動和遷就，是以無損武則天的精神爲原則的。

關於歷史劇的創作方法問題，到現在爲止，我並沒有什麼固定的成見。但有一個原則，却是我所遵從的：那就是在整理和分析過現成史料以後，怎樣在這些史料裏才能提煉出它的真實性，使之對於現代會有較強的意義這一點。

古來的史家，大都把武則天的革命，依附在李唐的系統下，這恐怕是對武則天的一種侮蔑。實際上她已經臨朝稱帝，改號曰周，並遵周文王爲祖先。這種改革，依我的揣測，也並不許是偶然的。武則天在當時，以女子當國，常恐民心不服，所以喜歡利用民衆心理，以穩固自己的信仰。譬如當時民心好佛，她便加號曰「金輪」皇帝，當時民衆對堯舜信仰甚堅，她便以堯舜自況。那麼，又怎知她不是因爲當時「武王伐紂」這故事在民間有着甚深的影響。她才上國號曰周呢！但這「紂」却也許並不是暗示唐代政治的暴虐——因爲那時候在政治上並沒有什麼搔擾——乃是象徵着封建的傳統社會對於女性的畸視與虐害！

這種推斷，雖不免無力之譏，但就了武則天的一生行業，以及當國時的幾件政治改革，也可以找

到幾點根據。

感偽却

(一) 在她當國的時候，曾下令「王公以降，皆習老子」這之中，當然有着廢孔的意思。初生的
(二) 在她當國的時候，曾立法「父在爲母齊衰三年」——當時社會裏的母性，是沒非常無
的，所以死過以後，子女並不戴孝表示哀悼。

(三) 她會修烈女傳——她的烈女傳以至今不傳，看起來，恐怕並不是以節孝立論的，武則天
那樣，後世帝王以及道德之士，正好立爲經典，以彰後世，絕不會使之湮滅的。 (治上並

(四) 她當國以後，曾對男性有過極端的報復行爲——也就是爲我們所熟知的爲建傳統束
武墨檄上所謂的「穢亂春宮」——這種行爲發生在她，在我的心目中，不過是在封建社會下產
要。

(五) 還有在她的幼年遭遇上，可能

生，常受叔伯的欺凌。及至入宮，還要附上幾句：在創作的領域裏，「寫些什麼？」和「怎樣的寫？」這
所以，在寫隋聯的討論過許久了。但我覺得其着力點還是在於「怎樣的寫？」至於「寫些什麼？」
就是毋殊的問題。歷史劇不是不可以寫，而是怎樣的寫。魯迅先生曾經寫過不少的諷諭的歷史小品，

這種不盡忠實，因為在創作過程中，雖說我很爲那女傑的剛強性格所感動，但爲了要達到我，全是由這一個重心小小的改動和遷就。自然，這種改動和遷就，是以無損武則天的精神爲原則的。

因之，劇中的人物，不盡是歷史，上現在爲止，我並沒有什麼固定的成見。但有一個原則，却是我所等——我也酌量給以捨棄。

後，怎樣在這些史料裏才能提煉出它的真實性，使之對

我寫了男性中心社會下的幾個女性的姿態，她們各人的認識和生活態度的不同而有着差別。這之中，有逐漸在傳統中沉淪的武則天，有一種悔莫實際妬嫉的老尼；有不滿現狀思圖反抗却又沒有力量而終至瘋狂了的妙真；有追求自由但因認武則天遂至被騙而不悟的妙玉；有只擇目的不擇手段積極反抗的個人英雄武則天；有點綴品的韓心；好佛有安命的王皇后；這種種女性的姿態，因限於我的寫作技能，自然並沒能得到充份的發揮，這因爲當我內疚的。

不是暗

但更使我內疚的却是人物的另一面，那作爲正統的男性代表人物：徐有功和太子哲（即武皇帝）。這兩個人物，在我的寫作中，無疑是失敗的。因爲太偏重了封建社會下的必然產物——弄女性爲業務却昏懦無能得享高位的高宗皇帝，及市井無賴，以婚姻爲營利手段的薛懷義，所以找

這兩個人物——徐有功和太子哲成爲了全劇的穿插。關於正統的封建勢力，我的理解是：它虛偽卻又剛強，它有它本身的正義感，但這種正義感却無疑是給與別一階層的迫害，它可以在一個新生的勢力下低頭，暫時屈就，却隨時都可以反悔。把這種概念形象化了的徐有功這個人物，顯然是非常無力的。

在排演的過程中，友朋曾疑慮過武則天之失敗的結局的不可解。這，我想是無需的。因爲武則天這人物，在她以李逵式的反抗姿態一出場的時候，便已經決定了失敗的命運。綜其一生，在政治上並無十分大的影響。她企圖突破封建傳統，但却處處被封建傳統所束縛，無意間且以新的封建傳統束縛人家，——放縱的玩弄男性。在寫作過程中，武則天這人物，在我的心目中，不過是在封建社會下產生的一個較強的變態女子，她企圖以個人英雄主義的方式奪取政權，終因無深邃的政治思想，致不能突破傳統的封建勢力而失敗吧！

話到此地，似乎已經完了。但還要附上幾句在創作的領域裏，「寫些什麼？」和「怎樣的寫？」這兩個問題，曾被關聯的討論過許久了。但我覺得其着力點還是在於「怎樣的寫？」至於「寫些什麼？」却是其次的問題。歷史劇不是不可以寫，而是怎樣的寫。魯迅先生曾經寫過不少的諷諭的歷史小品，

却都是極成功的作品。所以我是沒有悔恨的。但寫完才開始畏難，而倉促草成却又發生了一急於求功」這一類的自嘲，却始終是我的一個弱點！

末了！我謹感謝在各方面幫助我搜集材料的金性堯先生，及以完譽爲己任而給了我不少的寶貴意見的本劇導演沈西荅兄，及許多熱心鼓勵我的朋友！

五月二十八日。

武則天

全劇人物：

妙常——即武則天，妙常乃尼庵時名。

妙玉——感業寺內女尼

妙真——感業寺內女尼

老尼——感業寺內住持

高宗皇帝——懦弱無能，又懶又蠢，晚年且患頭病。

中宗皇帝——武則天親生子。性剛強，識古禮。

王皇后——高宗皇后

上官儀——高宗朝臣，官侍郎，兼弘文館學士，有文才。

韓國夫人——武則天姊

徐有功——高宗時朝臣，官大理寺正卿。人迂腐，有呆子氣。

上官婉兒——上官儀之孫女

薛懷義——市井無賴

張昌宗——武則天寵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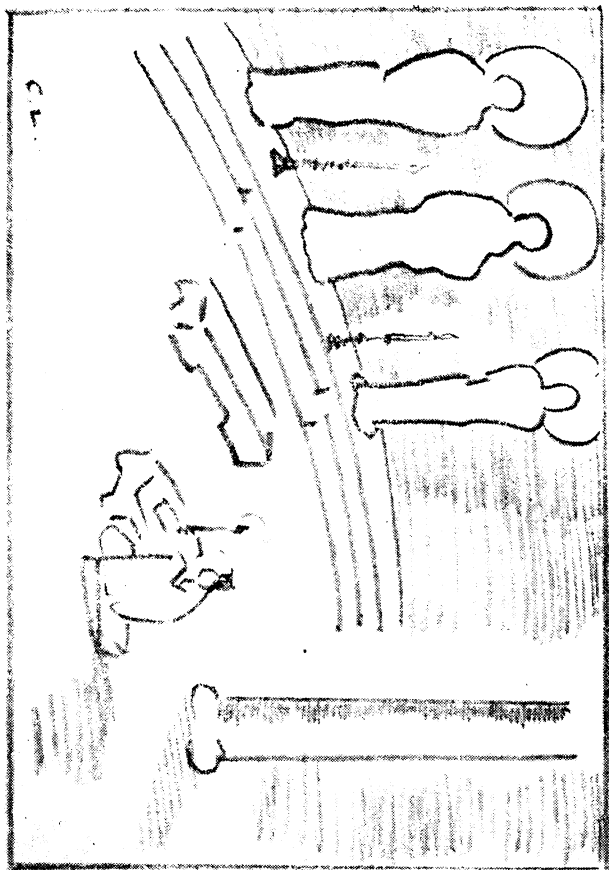
張易之——武則天寵臣

武三思

武承嗣——武則天姪

宮女甲乙丙

宮人甲乙丙



第一幕

人物：

妙常——（即武則天）

妙玉——庵內女尼

妙真——全上

老尼姑

宮人甲

宮人乙

地：感業寺內。

時：唐高宗永徽三年五月。武則天年二十八歲。

景——感業寺的正殿。

正面供着釋迦及佛門弟子的神像，像前均燃佛燈。下面供有香案，香案上除香燭紙馬等供應品外，尚有紅布匾額等數事。

殿上，更懸一金字匾，上書「佛光普及」，款落高宗御筆等字樣。

左右開窗，窗作長方隔形，窗外月影綽約。左方開角門，供出入。

香案下有繡墩。右方尚有桌椅數件，桌上散堆着狼藉的杯盤。

整個佈景在肅靜中雜着零亂。

開幕：

開幕的時候，已經是晚上。月光清冷的從窗櫺內映進來，使得舞台上在暗淡之中，還顯得有些淒涼。

感業寺內，這一天曾經歷了一個從未有過的大變動，原因是唐高宗在白天會來這裏拈過香。在一向是枯井一樣和外界間隔的生活裏，經過了這一個變動，也不免掀起了絕大的波瀾。而熱鬧之後又歸於冷清，也頗使庵內女尼們觸動了一晌壓抑着的哀思。

台上香烟煥繞，紅燭高燒，鐘聲聲悠悠然響起，老尼正跏坐神前默默禱告。

老尼

神前欄案上因白天會供奉高宗素餐，還沒有收拾好，所以顯^見，掃杯盤狼藉。

（默默念誦）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蚊子真多……（因為時正五月，天氣酷熱，蚊子

似乎有意的和她鬧着玩笑，不時撲向她的頭臉，她也不時伸出手來，猛然向空中抓撲着。）大

慈大悲……啊噢啞啞……（又猛然向空中撲去，這次似乎有所得，便立起身，湊到紅燭跟前

去張開手。）跑了，王八蛋這們多蚊子，一定是後面那臭水溝裏的。早就叫她們點蚊香，偏不聽

話，這些爛掉蹄子的丫頭們！（忽有所悟，又急忙跪到神像前。）啊噢啞啞，我佛大悲，啞噢

啊噢……（又猛然伸手向空中撲去，無所得，煩燥的站起來。）今天是怎麼回事，心裏這們煩，

經也念不下去，功課也做不完了。（又猛然伸手向空中撲去。）蚊子也來搗亂。我老了，不中用

了，快近七十歲的人了，難道還像她們年青人似的，愛熱鬧，想……啊，罪過，罪過，阿彌陀佛……

菩薩要責罰的。責罰，菩薩真會責罰嗎？四十年來，我天天看見這四堵牆，天天看見這些含笑的

菩薩。菩薩爲什麼要笑呢，告訴我，你們爲什麼笑呢？啊啞，我這是做什麼呀！（她急忙跪下。）阿

彌陀佛，（大聲唸。）啊嘿啞啞，彌拉摩插（又煩燥的站起來。）不行，不行。這可真怪，我總是

……（回身指菩薩。）你別笑了，好不好！蚊子！高宗皇帝今天來了，高宗皇帝真可愛……啞，天哪，

(指牆壁) 你這些牆，別站在這裏好不好，求求你，滾開吧，讓我看看外邊是什麼樣兒，我老了，快死的人了……嘿，我這是說什麼呀！(自言自語的) 再唸經吧，不中用！求求菩薩吧，也不行！(一轉臉望見神像，便指着牠) 你們爲什麼老是這一付臉色，變個樣兒好不好？蚊子高宗皇帝也會笑，可是笑的多好看，多聰明……等等，讓我想，在吃飯的時候，他那一笑，是不是向着我，是不是……(趕緊跪下唸經) 嘿磨一嘿，磨拉木陀……(又站起來) 不對，不對，也許不是向我笑，我想起來了，大概是向她們年青人，可是誰呢！(生氣) 這還了得，她們竟跟皇帝笑起來了。做尼姑才做了三年，就跟男人勾搭起來了，這還了得，這……我是不答應的，可是誰呢，妙真嗎？那孩子平常就老實，多說一句話，全要臉紅，不是，不是妙玉嗎？究竟還年青，平常雖說喜歡調笑，可畢竟是個孩子，大概不敢……那麼，只有妙常了，對了，一定是妙常，這丫頭本來就不是個好東西！在宮裏的時候，聽說和當今皇太后有過從，手就有一手。她的名字那時候叫個媚娘，總是個媚惑人的老手嘍。(更生氣)一定是她，豈有此理！對了，在這……皇帝說「擺駕回宮」的時候，她還向皇帝溜了一眼，這丫頭。我得教訓教訓她，罵她幾句，打她幾下，然菩薩也不答應的！(怪聲的叫)妙常！妙常！怎麼，死絕了嗎？妙常！

(妙玉和妙真上。)

老尼 (厲聲的問) 妙常呢?

妙玉 (戰戰兢兢的答) 恐怕在後面佛堂裏吧!

老尼 甚麼，一個人躲在佛堂裏想男人嗎? 太沒樣了!

妙玉 你老人家平常不是說，我們佛教應該以清淨爲主嗎?

老尼 (惱羞成怒) 清淨，別跟我搗鬼，你們那心思，我懂得的。(大聲叱叫) 妙真，站好，別歪歪斜斜裝得像個美人似的手幹嗎老托着下巴，放下來，站也沒有有一個站像!

妙真 (受了委曲似的) 師父!

老尼 別講話! 一個年青的尼姑，最好一天到晚別開口，一開口就是「誨淫」，「誨淫」懂吧? 在我像你們這樣年紀的時候，除了念經以外，整整有三個月沒開過一次口……

妙玉 可是——

老尼 什麼「可是」! 站好，把手合到胸前去。連聽講道的規矩全沒有，連手全不知道往什麼地方放，還做什麼尼姑! (稍停，略微鬆了一口氣) 聖天子做事是不會錯的，把你們打發到尼庵裏來，

是讓你們懺悔的！我有一種預感，這種預感是——算了，蚊子真多，早就叫你們點艾草薰薰，偏不聽話！

妙玉 我們現在就薰薰吧！

老尼 現在，現在你們還是先收拾收拾這些傢具吧！我的功課全做完了。還薰他幹嗎？佛爺有靈光保護着，是不怕咬的！凡人，才怕咬！妙常那兒去了！妙常，妙常這東西，我一定得教訓教訓她！

（她一路吆喝着下。）

（妙玉和妙真對望了一眼，便默默的收拾東西。）

妙玉 （嘆了一口氣）唉！

妙真 （也嘆了一口氣）唉！

妙玉 想起來，日子過得也很快，我們出宮做尼姑，全三年了！

妙真

妙玉 當初要是父母有錢，在衙門裏打點打點，我們這時候也許嫁了人，生了孩子吧！

妙真

妙玉 這種日子真是難受，當先皇死的時候，要把我們派了殉葬，一死拉倒，也許好一點吧！

妙真 ……

妙玉 你爲什麼不講話呢？

妙真 ……

妙玉 你真聽信了那老婆子的話，不開口了嗎？

妙真 （遲疑的。）又何必講話呢？

妙玉 講講倒好一點。這樣談談說說，時間倒好像過得快一點似的。

妙真 我沒有話講，什麼在我全是一樣的！

妙玉 我偏要你講話！

妙真 （若有所思，恍恍惚忽的。）講什麼呢？

妙玉 從前在宮裏的時候，日子雖說難熬，可究竟要好一點！那時候，我還有很多希望，現在是什麼希

望全斷絕了！什麼全離開我了！什麼全隔在牆外邊了。

妙真 （覺得自己應該講話，可是講不出，所以重復着妙玉的話。）什麼全隔在牆外邊了！

妙玉 叫我怎麼好呢，叫我怎麼說下去呢？

妙真 妙玉好孩子，別說了，我的心碎了！

妙玉 難道真像那老太婆說的，是我們前生造的孽嗎？——我就不信！

妙真

妙玉 要是能像媚娘姐姐那樣，閑下來能夠做幾首詩，也就好了！

妙真 就好了！

妙玉 你看見過媚娘姐姐的詩嗎？

妙真 詩啊，你說什麼？

妙玉 怎麼，你這人心裏想什麼呢？

妙真

妙玉 難道我說了這們多的話，你全沒聽見嗎？

妙真 (激動的) 別管我吧，別管我吧！

妙玉 媚娘姐姐的詩真好，要我念一首給你聽嗎？

妙真

妙玉（唱詩）「看朱成碧思紛紛，憔悴支離爲憶君；不信比來長下淚，開箱驗取石榴裙。」（當他唸最後一句的時候，門外忽有笛子聲音和着她的腔調響起，她頓聽半嚮，笛聲悠然止住。）你聽，這是那兒來的笛子聲音。

妙真 噢，我不聽，我爲什麼要聽呢？開箱驗取石榴裙，天啊，你爲什麼要挑撥我呢？你爲什麼要使我受罪呢！你走吧，離開這兒，離開這兒，留我一個人，我只要一個人，走吧，走吧！

妙玉（驚懼的）你簡直讓我莫明其妙！

妙真（恐怖的）你是誰，你爲什麼立在我的眼前，滾開，魔鬼！

妙玉 你瘋咧嗎？你怎麼了！

妙真（半天）沒有什麼，沒有什麼別怕，我不過是……我常常這樣的！總覺得有些魔鬼站在我的面前，各種各樣的，牠們要吃掉我，要吃掉我……唉，你說什麼，說下去吧，說詩，是不是……

妙玉 對咧，你瞧，那詩多有意思！

妙真 是有意思！

妙玉 我告訴你吧！咱們寺內後面不是有一個水溝嗎？那水是直流到外邊去的。媚娘姐姐常把她的詩寫在樹葉子上，丟在水裏，她說，也許會有有心人拾去呢？

妙真 （若有所思的）也許是個秀才吧！

妙玉 還許是個將軍呢？（半天）即使是個將軍，與我又有什麼關係呢？我們活着，連樹葉子全不如樹葉子還可以隨着流水，流到外邊去，我們呢，却只有眼看着自己一天一天的衰老……

妙真 並且誰都不記得我們，誰都拋棄了我們！

妙玉 你今天是怎麼了！

妙真 我？

妙玉 我看見你好像有什麼心思似的。怕是真的病了吧！

妙真 沒有什麼！

妙玉 沒有什麼，怕不見得！你今天話都懶得說，說也沒有倫次，簡直變成傻子了！

妙真 我怕我要死了！

妙玉 怎麼你，在佛爺面前胡說八道的！我勸你還是去睡一回兒吧！

妙真 我睡不着！

妙玉 躺躺也好哇！

妙真 躺着更難受！

妙玉 （好心的）那麼，跟我談天吧！

妙真 我談不來，我一句話也不想說。

妙玉 那麼，怎麼好呢，你想幹麼呢？

妙真 我只想死！

妙玉 真糟心，怎麼想來想去只有這一條路呢！

妙真 （激動的）我活不下去了！我活着幹嗎呢！我一生下來，就注定要受苦的。我苦已經受够了，妙

玉妹妹，求求你，讓我死吧！

妙玉 這我怎麼好答應你呢，我也沒有這個權利呀！噢，我想起來了，怕是因爲今天高宗皇帝來了，你

就害起相思病來了！

妙真 不，不是，妙玉妹妹，一個像我這樣年紀的女人，心裏想什麼，你是不會理解的！

妙玉 我知道，你在想男人！

妙真 我恨透了男人了！

妙玉 這是媚娘姐姐說的話：

妙真 是的，是媚娘姐姐的話，可是……

妙玉 可是媚娘姐姐說的到，就做的到，你儘管放在嘴裏，心裏却想對不對……

妙真 也許對，也許不對。我什麼全想，什麼全不想。我想山，想水，想土地，想自由的呼吸。那怕是再有一天，一個時辰。讓我再像孩子似的，到野外的草地上去自由的呼吸一下，我就死也甘心了！

妙玉 可是不能夠了！

妙真 永遠的不能夠了！

妙玉 不，也許能夠！妙真姊姊，鼓起勇氣來吧，媚娘姐姐說的好，事在人爲，也許有一天……

妙真 沒有了，那樣的日子不會有了。他們把我關起來了！把我關在這監牢似的尼庵裏了。他們爲什麼不殺了我，爲什麼留下我，爲什麼呀！

妙玉 因爲他們高興……

妙真 等等，我彷彿聽見有人來了！

（靜了幾秒鐘）

妙玉 你活見鬼！

妙真 沒有什麼！我常常這樣的！我常常覺得有人接近了我，常常做些可怕的夢，可是什麼也沒有！

妙玉 真奇怪，媚娘姐姐究竟到那兒去了！

妙真 ………

妙玉 媚娘姐姐真是個怪人！

妙真 究竟她爲什麼叫做媚娘呢？

妙玉 不曉得！聽說是太宗皇帝給她起的名子。這三年來，幸虧有她，給我們說笑話，尋開心，背人的時

候……

妙真 可是近來她的笑話也越說越少了！

妙玉 她也一天比一天的瘦了！

妙真 想到連她這樣的人，這樣的聰明，這樣的有才學，這樣的有毅力，也要好夕的死在這尼姑庵裏，

我們彷彿也就心安一點了！

妙玉 每天，她說笑話的時候，我真想哭。近來有好幾夜，我醒來的時候，聽見她在床上翻身，輕輕的嘆氣，我真替她難受。可是我不敢打擾她，我怕傷了她的心，她這人，是不願意在人前顯出自己的弱點的……

妙真 你聽，這不是她在笑嗎？

（這時舞台後部突然傳來一陣怪笑聲。）

妙玉 是的，這是她，她到這兒來了！

妙真 那老太婆竟沒有找到她，真是怪事。

（笑聲不絕，妙常（即武媚娘）上）

妙常 哈哈！你們這兩個傻瓜，原來躲在這兒啦！

妙玉 媚娘姐姐，什麼事這們好笑啊！

妙常 太有趣了！有趣極了！快來，快來，你們聽到笛聲嗎？我講笑話給你們聽！

（妙玉很快的走過來，妙真却站着沒有動）

妙常

妙玉，你坐在這兒！妙真……怎麼，妙真，你臉色爲什麼發青，眉頭爲什麼縐得那們緊，有什麼不舒服嗎？

妙真

沒有什麼！

妙常

那麼，快過來，坐在你姐姐姐姐旁邊，聽了我的笑話，你一定會開心的！你們猜我到那兒去了！

妙玉

不曉得！

妙常

我們後院不是有個臭水溝，臭水溝旁邊不是有堵缺了口的牆嗎？那兒很幽靜，到晚上，除了蟲子叫以外，更是一點聲音也沒有！我很喜歡那地方，近幾個月來，我幾乎天天晚上一個人偷偷地到那兒去散步，不管有月亮沒有月亮，我一個人坐在那水溝旁邊，聽着蟲子叫，聽着樹葉子響，就彷彿做夢一樣，幻想着許多事情，許許多多的事情，一時，把眼前的煩悶倒也拋開了。

妙真

（深深地嘆了一口氣）噫！

妙常

可是近來却不對了！

妙玉

怎麼了！

妙常

哈哈，一個男人，一個壞蛋。

妙玉 這是誰呢？

妙常 你瞧你急得這個樣子，我曉得他是誰呢！

妙玉

妙常 從前有些時候，我不是偶然高興寫過幾首詩嗎？又不是因為偶然高興，把它寫在樹葉上，讓她隨了流水飄出寺外嗎？誰知道其中有一首竟被這壞蛋拾去了！

妙玉 真是巧極了！

妙常 於是這個壞蛋，就天天走到牆外來念這首詩，並且吹着笛子，有時候還故意拾些石塊拋進寺裏來，我從來沒理過他。今天晚上，也是我心裏煩燥，就故意咳嗽了一下，誰知他到機警，馬上就應了聲，我就說：「你是誰呢？」他立刻背了一大篇，什麼……「家住那裏，姓甚名誰。」……哦，我也記不清那許多！

妙玉 這樣說，這人未免有情了！

妙常 什麼未免有情，還不是個行爲不檢的東西。家裏女人玩厭了，跑到尼姑庵裏打野食來了。後來我就故意賣弄了兩手，讓他爬進寺來，他到聽說，立刻就上了牆！

妙玉 你呢？

妙常 我，我看見他上了牆，就躲起來了。

妙玉 爲什麼？

妙常 爲什麼，我自己也不曉得爲什麼，當那男人在牆外念詩的時候，我還可憐他，等到我一看見他，我就恨他，我不由的就想捉弄他。看着他那着急的樣子，我真開心，這三年來，我從沒有像今

天這樣痛快過！

妙玉 以後呢？

妙常 以後，以後他就直着頸子喊：「妙人兒，你在那兒呢，你在那兒呢！」他越着急，我越生氣，要是我能够，我真想拾一塊石頭打在他的腦袋上，把他打死……

妙玉 呀，那不出人命嗎？

妙常 傻丫頭，就是因爲怕出人命，我才沒下手啊！誰知正在這時候，那老太婆忽然來了！

妙玉 哦……

妙常 那傻瓜還在牆頭上喊：「你在那兒呢？」那老太婆嚇壞了，她就問：「你是誰？」那傢伙一見有

人答言，立刻跳下來，一把就把老太婆抱住了！
妙玉 噢！

妙真 (突然怪聲的笑) 哈哈……

妙常

(見他笑得奇怪，同時嚇住了) 妙真！

妙玉

妙真 哈哈！

妙常 妙真，你瘋了嗎？

妙真 哈哈！

(老尼匆忙的上。)

老尼 (厲聲) 笑什麼！

妙真 (一見老尼，忽然停住。)

老尼 笑什麼！一點規矩都沒有啊嗎？把手台到胸前去！妙常，過來！

妙常

老尼 問你，你曉得你犯了罪嗎？

妙玉 (大着胆) 師父！那不是她……

老尼 住嘴！沒問到你，就別說話站好！妙常，問你，你還曉得你這是在尼庵裏修行嗎？

妙常 師父，我不曉得你老人家說的什麼！

老尼 不曉得，哼！我是說的今天白天的事！

妙常 白天嗎？

老尼 難道還是晚上嗎？晚上，這寺裏鬼也沒有一個，諒來你也不敢做什麼越份的事！

妙常 (大爲驚異) 哦！這真奇怪了！

老尼 什麼？奇怪！哼，我早就知道你不是個東西，天生的淫賤坯子！

妙常 (也厲聲的) 師父！

老尼 怎麼，你想跟我吵架嗎？

妙常 我怎麼敢跟您吵架呢！不過要是我沒做錯了事，我是不願意接受責罰的！

老尼 什麼，好大胆！我說你錯，你就錯了！你還敢賴嗎？我把你擡出去！

妙常 我們佛家是不打誑語的！我究竟犯了什麼戒規呢！

老尼 你大聲對我講話，就該打死！

妙常 噢，這我倒沒聽說過！

老尼 並且你又跟皇帝擠眉弄眼！

妙常 什麼！師父講話要守點分寸！

老尼 我說你擠眉弄眼，你就擠眉弄眼！守什麼分寸，你難道還想到衙門去告我嗎？——跪下！

妙常 不，我不能……我爲什麼……

老尼 (兇狠的) 跪下！

(老尼兇狠的捏住妙常的手腕，妙常掙扎不得終於跪在地下。)

老尼 妙玉，給我拿戒尺去！

妙玉 (遲疑的向老尼求情) 師父……

老尼 (叱罵) 快去！

(妙玉慢慢的把戒尺遞給老尼)

老尼 你承認自己的過錯嗎？

妙常 不！

老尼 伸出手來！

妙常 (突然站起來) 不，不！即使我承認了！你也沒臉責罰我！今天晚上……

老尼 (氣得發抖) 住嘴！

妙常 今天晚上，我親眼看見你在後院臭水溝旁邊，躺在一個野男人的懷裏……

老尼 甚麼，甚麼！(一戒尺打過去，妙常躲開，她又一戒尺，妙常又躲開)

(外面敲門聲甚急)

老尼 (聽見敲門聲，停止了毆擊) 妙真，你還呆在那兒做什麼，沒聽見敲門嗎？

(妙真下)

老尼 什麼人三更半夜的來打門！真是豈有此理！

(妙真帶領了兩個宮人上)

宮人 (手捧聖旨) 聖旨到，跪！

（老尼爲首，妙常、妙玉、妙真一齊跪下。）

宮人（懸設聖旨）「武媚娘即刻進宮，欽此。」

（半晌。）

妙常 謝謝你們！請你們外面等一回，我收拾收拾就走！

妙玉（站起來）啊，姐姐！

妙真（也一聲不響的站起來彷彿很受了一些刺激。）

妙常（冷笑着說）這倒是想不到的。我以爲我一輩子就老死在這尼庵裏了呢！

妙玉 姐姐這次進宮，一定會大富大貴的！

妙常 大富大貴嗎？

妙玉 像姐姐這樣的才學，這樣的聰明，怕不壓倒了皇后嗎？

妙常 皇后有什麼稀奇！

妙玉 姐姐！

妙常（一個字一個字的）我武媚娘想不到也有今天！（向妙真）妙真你不替我高興嗎？

妙真 (呆若木雞) 我……高……興!

妙常 你好像很難過的樣子!

妙真 我……難……過!

妙常 (對老尼) 師父呢,爲什麼還跪在那裏。

老尼 (一直就沒有起來。這時彷彿才注意到自己的失態似的,便急忙站起來) 噢,你瞧我這老糊

塗,我到忘記了,你不是還要收拾收拾嗎,讓我……

妙常 這又何必呢,如果我得罪了你,希望你別記在心上。

老尼 這是從那兒說起呢?你不怪我,我就感恩不盡了!

妙常 怪你,有什麼理由怪你呢!我們女人的事情,我是知道的,別以爲我進了宮,就比你們強,那反正

是一樣的!也許我的命運還不如你呢,你現在羨慕我,爲我高興,但是我……

妙玉 姐姐,你流淚了!

妙常 不,我沒有流淚,我武妃娘娘是永遠不會流淚的!

老尼 (慢慢的站起來) 你這人心真好,我早就知道你要飛黃騰達的。你瞧你真漂亮,難怪高宗皇

帝會愛你，就是我……我簡直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了！

妙常 妙玉，妙真，過來，給師父磕頭！

老尼 不，不，你，你怎麼……

妙常 這兩個孩子，我暫時託給你了！萬一有一天，我武媚娘成了人，是不會忘記你的好處的。記住，她們和你一樣的命苦，一樣的見不着天日，一樣的受着虐害，可是你比她們強！她們還年青，你已經老了。最難忍受的時候，你已經渡過了。你應當憐惜她們……怎麼，妙真你覺得怎麼樣？

妙真 (哭泣) 我有點頭暈，沒有什麼！

妙常 特別是妙真這孩子，她身體弱，經不起摧拆，她太年輕了！

妙真 (慘厲的) 姐姐！

(宮人上)

宮人 請武娘娘立刻動身吧，萬歲爺還在等着呢！

妙常 好，再見吧！是的，我是你們的姐姐，我要做你們一個好姐姐！

(和宮人們下，老尼隨下。)

天 則

媚真 (張目四睹, 茫然若失, 半晌。) 媚娘姐姐走了嗎?

妙玉 是的!

媚真 好, 她走了, 離開這兒了, 離開我們了, 離開這個監牢了。我也要走, 我爲什麼還呆在這裏, 妙玉, 我們走吧!

妙玉 到那兒去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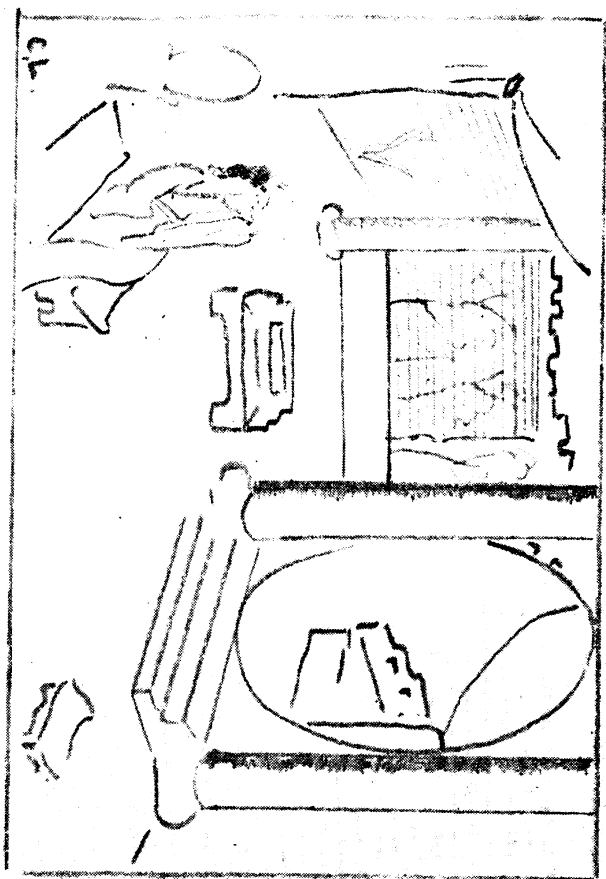
媚真 我要衝出去, 我要…… (她因爲神經過度的興奮突然暈倒了!)

妙玉 妙真!

(老尼匆忙的上)

老尼 吵什麼啊, 怎麼啦, 怎麼咧, 噯, 這可怎麼好呢!

(幕下)



第 二 幕

第 二 幕

地： 後宮，武宸妃寢室
時： 距第一幕七年
人物：

武媚娘

妙玉

高宗皇帝

王皇后

韓國夫人

宮女甲

乙

丙

景：武宸妃寢宮。宮內備極華麗，這是一個早晨，所以窗前的繡幔低垂，光線甚暗。

台左方有門通外室，台後有門通寢室，門上均懸有黃幔。

室內壁上懸唐人古畫，桌上頗多佛書。錦褥數襲，妝台一方。台上置有梳奩等物。

開幕：開幕的時候，正是早晨。武宸妃的寢宮裏，繡幔還沒有打開，屋子裏自然有一種森嚴的
景象。

台後隱約的有管絃樂的聲音。（時隱時現，全幕不停。）並斷續的傳來一種百官朝賀時的
歡呼。

台上靜無一人，稍停，妙玉（現在已經是武宸妃的宮人）上。打開繡幔，開了窗，陽光柔媚的
射進了屋內，管絃樂正奏着歡快而悅耳的歌聲。

妙玉（向內室）請娘娘出來梳洗吧，文武百官已經在朝房等候着了！

宸妃（在內）什麼時候了！

妙玉快交辰時了。

宸妃
就來了！

（妙玉靜悄悄的走到裝台前去爲宸妃預備梳洗用的東西，稍停，武宸妃（即妙常）上，她像是才起床，雖說沒有打扮，可是自有風韻。）

宸妃
聖上已經起身了嗎？

妙玉
今天因爲公主滿月，聖上特別高興，所以起身很早！

宸妃
（且不梳洗，懶懶的在屋子裏，特別是窗前，踱着步。）是嗎？

妙玉
方才聖上已經來催過娘娘了，我因爲看娘娘睡得很好，就沒有喚醒您！

宸妃
哦！（站在窗前，像是很有心事似的向外面瞭望着。）

妙玉
（湊趣的）昨天夜裏下了點雨，今天紫薇花全吐蕊了。小公主滿月，連花草全動了情，爭着來獻媚了！

宸妃
（未爲之動，無限感觸的）妙玉妹妹，一利眼間，我們進宮也七年了。現在再想想過去，人事全非，只有這一片自然，還留在我的眼前，唉，想想真像做了一場夢一樣。

妙玉
娘娘今天應該高興，怎應無端會想到這些事上去呢！

宸妃 沒有什麼，這也許是我的奇怪脾氣，在最歡快的時候，我常常是最悲傷的。妙玉妹妹，你以為我是什麼人！

妙玉 娘娘是個偉大的人，可是有點奇怪！

宸妃 奇怪嗎？

妙玉 從前在感業寺的時候，娘娘常常給我們說笑話，尋開心，彷彿不知道憂傷似的。現在進了宮，萬歲爺寵愛，百官們愛戴，整個天下，像是娘娘一個人的了，娘娘反而時常難過。

宸妃 （冷笑兩聲，又從窗前走開。）

妙玉 娘娘彷彿有什麼心思似的！

宸妃 我的心事是沒有人曉得的！

（這時外面傳來百官的歡呼聲，和宮女們的奏樂聲！）

妙玉 娘娘，你聽！文武百官在為娘娘歡呼了，三宮六院的宮人全為娘娘奏樂了，自從娘娘分娩以來，聖上不大臨朝，國事像沒了主似的。娘娘一身的安危，就是全國的安危，有誰不關心娘娘的身體康健！就是那個馮……

宸妃 馮什麼？

妙玉 (紅臉竊笑) 還不是那個吹笛子的人！

宸妃 (縱聲大笑) 哈哈！

妙玉 (難爲情) 娘娘笑什麼？

宸妃 笑你這個傻孩子！

妙玉 (害羞) 娘娘真是——

宸妃 (一臉正經的) 告訴我，你近來還常跟這個人見面嗎？

妙玉 (畏縮的) 也不常常——

宸妃 告訴我，統統告訴我！一點也不要隱瞞，你心裏想什麼，就說什麼！把我當做你的姐姐，別怕，我怕我嗎？

妙玉 娘娘爲什麼問這話！

宸妃 也……也沒有什麼，你愛這個人嗎？

妙玉 我不知道！

宸妃 這怎麼能不知道呢？

妙玉 我只覺得我喜歡他……

宸妃 那就是愛了，他呢？

妙玉 他個兒頂高，樣子很好，又……

宸妃 我是問他是不是也愛你？

妙玉 我不知道！

宸妃 妙玉，你年紀輕，不懂事，別人只要稍稍在你跟前獻點殷勤，你就會迷惑的！你相信我嗎？

妙玉 您知道我是十分的尊敬您的！

宸妃 那麼，好，把他帶來給我看看！我相信我，我是會爲你決定的！如果這個人真好，我要想法使你嫁給他，

如果這個人——妙玉，假如我的決定不能夠滿足你，你不會瞞怨我嗎？

妙玉 不會的！

宸妃 妙玉，你能够這樣，我很喜歡。你知道，自從妙真死了以後，我對你更愛憐了。我寧願自己受些委

曲，不願意你被人欺負。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妙玉 明白的！

宸妃 你看，你使我高興了！不過，再問一句，只要一句，你跟他好了很久了嗎？

妙玉 自從娘娘進宮以後，他天天晚上到庵外來吹笛子，起先沒有人理他，後來……

宸妃 後來你就動了心了！

妙玉 娘娘見到他的時候，就會明白的！

宸妃 （有深意的）是的，我會明白的！

（又一陣鼓樂聲，一宮女登場）

宮女 萬歲駕到！

妙玉 （焦急的）啊呀，我們遲了萬歲該怪罪了！

宸妃 （迎出去）不，我們沒有遲！

（高宗皇帝上，與宸妃在門口相遇。）

（宸妃和妙玉一齊下跪，但宸妃却被高宗攔住了！）

高宗 請妃子不必多禮了！

宸妃
萬歲！

高宗 我早就起來了，我今天很高興，我快活極了！

宸妃 （微笑着走到裝台前去。）

高宗 他們很多人全在朝房裏等着給我們賀喜，因為我們又生了小寶寶了！

宸妃 （不語，開始梳洗。）

高宗 妙玉，你呆站在那兒幹嗎？你還不幫着妃子弄一弄？

妙玉 是！（她才走過去，但却被宸妃止住了！）

宸妃 不必！您知道，我在梳洗的時候是不希望別人打擾的！

高宗 （語意雙關的）她們總是不曉得怎麼服侍你，她們太懶了。我自己雖然不大願意走動，我可

是頂恨那些懶骨頭！

宸妃 萬歲這話是向我說的是不是！

高宗 （狼狽）不，不……

宸妃 我自己知道我今天起遲了！

高宗 這是那兒的話，你又多心了！（向妙玉）你還在那兒幹嗎？給我滾出去！（妙玉下。）

宸妃 （繼續化裝）

高宗 我今天吃了一碗燕窩玉米粥，燕窩是海外進貢來的！

宸妃

高宗 御廚房的菜總是不合我的口味，……我並且喝了一點酒！

宸妃

高宗 我太高興了！

宸妃 （突然掉過頭來問）萬歲昨夜是在那兒休息的！

高宗 哦……這個……我還有什麼休息呢，這幾天朝政忙極了！

宸妃 怕是在皇后那兒吧！

高宗 沒有，沒有！你看，你又多心了！自從那件事情發生以後，……啊，就是那個木頭人的事啊！那分明

是她母親搗的鬼，想用妖法陷害我，我恨極了！我有好久不到她的宮裏去了！

宸妃 你真以為那種事是王國文幹的嗎？

高宗 不是他還有誰呢？他那兒才出門，人家就把那木人兒拾起來了！那上面還寫着我的生辰八字，

還有我的名字，胸口上還釘着幾根鋼針呢，我有什麼地方得罪了她，她爲什麼要害死我呢？

宸妃 真是奇怪！

高宗 奇怪極了！我並且頭痛！

宸妃

高宗 （走到宸妃跟前，）這個眉毛應該畫的長一點，是不是？

宸妃

高宗 讓我來試試看！（高宗爲宸妃畫眉。）

宸妃 萬歲對於女人的眉毛，倒很有研究呢！

高宗 （笑）嘿嘿，嘿嘿！那以後你就聘我做畫眉師傅得咧！

宸妃 君無戲言，那麼，萬歲就要每天早晨來給我畫眉了！

高宗 這個，這個！

宸妃 萬歲後悔了嗎？

高宗 這總有點不大妥當！且我也有我的事情，我還要批閱奏摺，還要議決朝政呢？其實我也很討厭這類事的！

宸妃 那我們就不妨交換一下，我替萬歲批閱奏摺，議決朝政如何呢？

高宗 又要麻煩你呢？

宸妃 怕萬歲是捨不得王皇后，蕭淑妃吧！

高宗 你這樣說，我倒不好不答應你了！

宸妃 謝謝萬歲！這樣我可以天天和萬歲見面，不怕陛下忘記我了！

高宗 我可是還得考慮考慮！

（宮女甲乙上）

宮女甲 請娘娘更衣！

（宮女甲乙爲宸妃更衣，內小孩哭。）

高宗 喂，去把公主抱出來，給我看看！

（宮女乙下抱公主上）

高宗（接過孩子來）這孩子可長得真好看，頭髮這們黑，嘴唇這們小，眼睛這們亮，簡直沒有一處不像你呢！

宸妃 萬歲這樣誇獎她，也不怕別人嫉妬嗎？

高宗 嫉妬，誰敢嫉妬她！

宸妃 萬一要是有人敢，可怎麼辦呢？

高宗 那我就殺死她！

宸妃 萬歲說話當真嗎？

高宗 又來了！你不是說過君無戲言嗎？

宸妃（穿好了衣裳，也走到孩子面前去）我不過是這樣說說吧了！

（妙玉捧了一個大盤子上）

妙玉 稟娘娘，這裏是朝臣們給公主送的禮，請娘娘過目！

宸妃（隨便看了一眼）全在這裏了嗎？

妙玉 這裏是一部份，娘娘是不是要親自點過！

宸妃 也不必了！

高宗 （把孩子遞還給宮女。）不說我倒忘記了，百官還在朝內等着朝賀呢？我們就去吧！

宸妃 現在嗎？

高宗 自然是現在嘍！

宸妃 好吧！

（高宗與宸妃下）

妙玉 請你把小公主抱進去吧，這裏春風很勁，要是傷了風，大家都有不是！

宮女乙 是嘍！（抱着小公主下）

宮女甲 妙玉姐姐！

妙玉 （正要端着盤子下，聽見宮女甲和她講話，便止住步。）

宮女甲 方才那個姓馮的又來了。他在御廚房裏等您呢！

妙玉 謝謝您！

宮女甲 這個人到很體面！

妙玉 他是我的表哥！

宮女甲 哦，我說呢，怎麼常常來！咱們這種地方，真是難說，親生的父母全不準看他們的女兒！姐姐還好，上有娘娘護庇着，下有姊妹們替你隱瞞着。要是我們，就不行嘍！

妙玉 （感到這話的奇怪）怎麼，你也有表哥嗎？

宮女甲 不是！不是！他是我的舅舅！

妙玉 哦，舅舅！

宮女甲 要是能够，我真想再見他一面！

妙玉 好，我給你留心一下好了！（下）

宮女甲 （無限懷戀的）但願我再見他一面才好，那怕只一面呢！「一入宮門深似海，」真是不假，他也不知道在怎樣的思念我呢？

（宮女乙悄悄的上。）

宮女乙 是嗎？

宮女甲 （吓了一跳）我當是誰！吓了我一跳！

宮女乙 我勸你還是別那麼癡心吧！到了這種地方，人也變成鬼了。自身的性命常常要保不住，還有開工夫想男人嗎？

宮女甲 唉！

宮女乙 況且你在這兒想他，又誰敢保他不早就變心咧呢！

宮女甲 不會的！不會的！

宮女乙 哼！不會的，就以眼前的事來說，蕭淑妃在前幾年，還不是萬歲爺最寵愛的人，現在怎麼樣，早就被丟在轎子後頭了！

宮女甲 可是那是皇帝的事啊！

宮女乙 上行下效，男人就沒有一個好東西！從開天闢地以來，就是這個規矩，喜歡的時候，怎麼都好，不喜歡的時候，丟開完事，走遍萬里，也是一樣的！

宮女甲 請你別說咧吧！

宮女乙 怎麼，你害怕咧嗎？別看現在我們這位武宸妃得勢，我斷定不出三年，她也一樣是冷宮裏的貨。現在的皇帝，又有了新愛人了！

宮女甲 等一等……

宮女乙 還等什麼呢，要說的話全說完了！

宮女甲 你還沒告訴我那個男人……

宮女乙 （突然的）我難受起來了，你爲什麼要問我呢！我忍不住了，我要哭了（哭）一提起他來，

我就傷心（縱聲哭）

宮女甲 快……別這樣，今天是娘娘大喜的日子，要被人碰見，你沒命了！

宮女乙 你爲什麼問我呢！他把我賣了，我跟他逃出家來，他就把我賣了，天哪（她一路哭着下。）

宮女甲 （無限感慨的）女人難道都是這樣的嗎？

（高宗匆忙的上。）

宮女甲 （趕緊跪下）萬歲！

高宗 （匆忙的）快，去宣韓國夫人來，朕有要事跟她商議，她在那邊走廊上。快去，快去！

宮女甲 是（下）。

高宗 （自得的）可被我溜走了！讓那饅瓜一個人在朝堂上議政吧！我可要乘這時機痛快一下。

(韓國夫人上)

韓 (跪) 臣妾朝見萬歲！

高宗 免了吧！

韓 謝萬歲！(退坐一傍)

高宗 又能够會見夫人，我很高興！

韓 我也高興！

高宗 朕有很多話要跟夫人說！

韓 方才宮人傳旨，說萬歲有要事要和臣妾商量，不曉得是什麼事！

高宗 也……也沒有什麼事！

韓 萬歲方才不是說有話要跟我講嗎？

高宗 我不過是有點頭痛！

韓 萬歲頭痛應該請御醫來診斷！

高宗 聽令妹說，夫人對於頭痛病很有研究！

韓 (媚笑着說) 那是舍妹撒謊!

高宗 令妹現在正在朝房議事! 他一時不會回來, 她不會曉得的!

韓 這與我有什麼關係呢!

高宗 這很有關係! 夫人又不是傻子!

韓 萬歲說話, 簡直令人莫明其妙!

高宗 (另外換過一個方式) 朕送給夫人的東西, 夫人收到了嗎?

韓 謝謝萬歲, 不過萬歲要恕臣妾大胆, 臣妾愚昧, 實在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

高宗 (得意的笑) 嘿嘿! 那是一個同心結子!

韓 同心結子是什麼意思!

高宗 同心結子就是——像夫人這樣聰明的人, 怎麼能不曉得呢!

韓 我的確不曉得!

高宗 (情急的) 你答應了我吧, 答應了我吧!

韓 究竟什麼事呀?

高宗 這又何必呢！

韓 跟萬歲講話，簡直比猜謎還難！

高宗 就是那個，那那，……我頭痛！我一急，頭痛就更利害了！況且我們又是親戚！

韓 （感慨的）萬歲的好意，我是知道的。不過——

高宗 不過什麼呀？我是皇帝，我愛怎樣，就怎樣，你怕什麼呢？

韓 不過萬歲別忘記我已經是個寡婦啊！

高宗 那才有意思——不是更方便嗎？

韓 假如傳揚出去，文武百官要說閒話的！

高宗 他們不敢！禮法是繩範那些小百姓的！至於我，我就是法律！什麼人能夠管住我呢？令妹還是我

父親的妃子呢！我一樣能够接進宮來，我並且還要讓她做皇后呢！

韓 可是——

皇帝 （着急的）我們沒工夫講話了，令妹一會兒就要下朝了。

（他要抱她，她躲開。）

韓 不過萬歲要答應我三件事！

皇帝 三百件，三萬件！

韓 第一：我們的關係，不能這們鬼祟，萬歲要給我個名義，至於什麼名義，我可以不管！

皇帝 那還用說嗎！

韓 第二：我眼睛裏只有萬歲，萬歲之外，我不能在任何人面前低頭！

皇帝 這也沒有什麼不可以！

韓 第三：我死去的丈夫，萬歲要給他個爵位！

高宗 我完全同意！

韓 （走到內室門口去）萬歲雖然完全同意，我可還要考慮考慮呢！（一笑而下。）

高宗 這又何必呢？（他追下）

（宮女乙吃驚的上）

宮女乙 我早就知道要有這一手的，我早就知道。讓我來看風，堂堂一個皇帝，倒做起賊來了！

（她走到門口去，預備觀風，恰巧遇見盛怒的宸妃上，幾乎撞個滿懷，不禁狼狽的後退。妙玉隨

上。

宸妃 (怒喝) 你在這兒鬼頭鬼腦的幹什麼?

宮女乙 (惶悚的下跪) 婢子該死, 婢子該死!

宸妃 (大怒) 掌嘴!

(妙玉才要動身, 宸妃忽又一轉念, 止住妙玉。)

宸妃 不用了起來!

宮女乙 謝謝娘娘! (起立一傍。)

宸妃 (向妙玉) 聖上回宮了嗎?

妙玉 聖上不是同娘娘在一起嗎?

宸妃 (不語, 走了幾步) 王皇后來過沒有!

妙玉 (小心的) 王皇后還沒有來!

宸妃 (恨恨的) 那麼, 是一定的了! 我們看吧!

妙玉 娘娘爲什麼生這們大的氣!

宸妃 沒有什麼！（突然拍案大叫。）可恨！

妙玉 娘娘身體才復元，應該加意保重……

宸妃 妙玉，你以為現在是保重身體的時候嗎？

妙玉

宸妃 我，武媚娘是寧肯死在剛刀底下，也不願意死在床上的！

妙玉 娘娘何必跟那些人鬥氣呢，什麼事想開一點就好了！

宸妃 我是永遠也不會想開的！我的路只有一條，不是歹死，就是好活。我常常覺得我是落在井裏，我

正在向上爬，如果有一天爬上去……

妙玉 娘娘想怎麼樣呢？

宸妃 （威嚴四射）我要殺人！

宮女乙 （嚇得全身發抖，鬼祟的向門邊張望，並想找機會偷偷溜走。）

宸妃 （忽然注意到她，厲聲喝）幹什麼！

宮女乙

……

宸妃 爲什麼鬼鬼祟祟的！

宮女乙 ……………

宸妃 在隱藏着什麼事嗎？

宮女乙 （突然跪倒）娘娘饒命吧！

宸妃 （半晌，和緩的）你難道竟怕得這樣嗎？不中用的東西！你放心，我的刀不會落在你的頸子上的！

宮女乙 娘娘！

（裏面孩子哭）

宸妃 你聽，孩子哭了！去，哄她！

宮女乙 （猶疑至再，跪着不動）

宸妃 （大疑）怎麼，難道那屋子裏埋伏着兇手嗎？

宮女乙 婢……子……不敢……多嘴！

宸妃 好吧！（宸妃奔向內室，台上啞雀無聲。稍停，內室有哭鬧聲。宸妃上，高宗打拱作揖的隨上。）

宸妃 萬歲做的好事！

高宗 (着急的辯解) 你看……

宸妃 臣妾也沒有臉再活在世上了！

高宗 我不過是因為頭痛！

宸妃 倒想不到是我的姐姐，沾辱了我的床鋪！

高宗 這……不過是第一次！

宸妃 幸虧是第一次！

高宗 你看……你又多心了！

宸妃 (迫近高宗) 什麼，你還有臉責備我嗎？你難道不知道這是犯法的事嗎？王子犯法，庶民同罪，

我倒要問問你這是什麼罪過！你說，你說！

高宗 (向妙玉等) 你們還在這兒幹什麼，給我滾出去！

(妙玉與宮女乙悄悄的下)

宸妃 哼！(氣哼哼的坐在一邊)

高宗 (陪不是) 這又有什麼關係呢?

宸妃

高宗 你何必生這們大氣呢!

宸妃

高宗 況且又是你的好日子,我又頭痛!

宸妃

高宗 等我叫她出來給你陪個不是,就完了!(向內叫韓國夫人) 喂,去哄哄你妹妹吧,她有點不

大開心呢!(韓遲疑未決)

宸妃 我知道現在萬歲是不把我放在心上!

高宗 又來了,我怎麼敢呢!

宸妃 求萬歲馬上決定一下。是我,還是她,要是我,我甯肯現在就死!

高宗 你饒了我好不好!

宸妃 (有決心的) 要饒也可以,只要萬歲答應我三件事!

高宗（欣慰的）你看，這不完咧嗎！（向韓國夫人）謝謝妃子吧，我們和好了！

宸妃 第一萬歲早晨答應我的事，要切实履行！

高宗 話說的一點也不明白，誰又知道早晨答應了你些什麼事呢！

宸妃 就是從今天起，萬歲要天天給我畫眉，我替萬歲批示奏摺，處決朝政，萬歲不得過問！

高宗 那不就答應你了嗎？

宸妃 第二萬歲要保證我們母女的生命安全！

高宗 這還用說嗎？誰要敢動你們母女一根頭髮，我就把他用亂棒打死！

宸妃 第三：妾姊污亂宮闈，望萬歲立即賜死！

韓 求萬歲給臣妾作主！

高宗 這是從那兒說起呢！

宸妃 萬歲是不答應嗎？

高宗 只有這第三條未免——（忽然靈機一動，略帶玩笑性質的）我皇帝不做了，只求你免了第

三條，這頂皇冠也給你戴了吧！

(他果然摘下皇冠來，爲宸妃戴在頭上。)

高宗 (更玩笑的) 皇帝來了，我們磕頭吧！(高宗與韓一齊下跪) 臣李治見駕，願吾皇萬歲，萬歲，

萬萬歲！

宸妃 (破顏大笑) 哈哈，哈哈！

(宮女丙急上)

宮女丙 啓稟萬歲，皇后……(見狀大驚) 啊……

(高宗才在往起爬，王皇后已入。)

宸妃 (急忙下跪) 迎接娘娘！

皇后 (見她頭頂皇冠，大驚也急忙跪下) 臣該死，實在不知道宸妃頭頂皇冠，請聖上恕罪！

高宗 (已經爬起來) 這……這……

皇后 (已明白了其中一切，諷刺地) 聖上是有些不舒服嗎？

高宗 我頭痛！(急忙和韓國夫人下)

皇后 (雖然明裏是恭維，可是暗地却是諷諷) 妃子畢竟不凡，居然戴起皇冠來了！

宸妃 (隱忍) 想臣妾怎敢如此猖狂，這不過是聖上一時高興，拿我開心吧了！

皇后 這也可見聖上的寵愛了，要是妃子不嫌棄我，還請妃子在聖上面前替我美言一二！

宸妃 皇后這是什麼話！

皇后 你難道不知道嗎？

宸妃 (切齒) 是的……我不知道！

皇后 你大概聽見過那木頭人的事吧？

宸妃 (佯做不知) 是那寫着聖上生辰八字，想把聖上害死的木頭人嗎？

皇后 是的！

宸妃 那我聽說過！

皇后 妃子請想，我母親從來忠厚，怎麼敢做這大逆不道的事呢？

宸妃 (佯做驚慌) 怎麼，那竟是……

皇后 (軟弱的) 那分明是仇人設計陷害的！

宸妃 皇后保的定嗎？

皇后 是的，我保得定。（威脅的）我並且知道那人是誰？

宸妃 （毫無所動）那皇后就應該把她抓起來好洗刷自己！

皇后 （更軟弱的）可是我不能夠，因為那人比我的勢力大！

宸妃 怎麼，那人的位置竟在皇后之上嗎？

皇后 倒不是位置，是她的手段！

宸妃 哼！那才奇怪呢！

皇后 （激動的）那人並且要侵奪我的地位，那人並且要陷害我的生命，那人就站在我的眼前！

宸妃 （厲聲的）皇后！

皇后 那就是你，是你，是你！

宸妃 （冷笑）哈哈！

皇后 （稍停，軟弱下來）我知道我不如你，我不過是個可憐的女人，我對你並沒有妨害，求求你，饒

了我吧！我是來求你的，求你可憐我吧！（哭泣）

宸妃

（躲開她）……

皇后 你答應我嗎？

宸妃 我只是覺得奇怪！

皇后 （半晌，突然兇惡的。）如果你敢……

宸妃 怎麼樣？

皇后 我就……要……

宸妃 你要殺死我嗎？我等在這裏！

皇后 （眼珠像爆裂似的瞪着宸妃。）

宸妃 動手吧！如果你有刀子，就請拔出來吧！這兒沒有一個人，沒有一個見證，人家決不會疑惑你的！

皇后 （又軟下來，在宸妃那鎮靜的注視之下，跪下。）你何必跟我為難呢，我……

宸妃 我知道你沒有這個胆量的，瞧你那兩隻手，也配殺人嗎？

皇后 天哪，可憐我吧！

宸妃 （喊人）妙玉！

（妙玉在外應，「是，」上）

皇后 (在妙玉未進來之前，站起來。) 唉！

宸妃 (完全若無其事的) 給皇后沏茶！

(妙玉給皇后沏茶！)

宸妃 (微笑) 妙玉把孩子抱出來給皇后看看！

(妙玉下，抱孩子上)

皇后 (勉強敷衍的抱過孩子來) 這孩子很好……很像她……的母親……

宸妃 皇后的跟人呢？

妙玉 在外廂伺候呢！

宸妃 請她進來，皇后也許要回去了！

妙玉 是！

宸妃 皇后以為這孩子會有出息嗎？

皇后 一定的，一定的！

(妙玉率宮女丙上)

皇后 (把孩子遞給妙玉，妙玉送孩子下。) 我要回去了(無可奈何的) 妃子請留步吧!

宸妃 送娘娘。(皇后與宮女丙下)

(妙玉上)

宸妃 (猛回過頭來，緊張的) 妙玉你看見了嗎!

妙玉 什麼!

宸妃 (激動的) 皇后是最後抱過這孩子的人，你看見咧嗎?

妙玉 (懷疑的) 是的!

宸妃 如果這孩子突然被人掐死，皇后是不是最可疑的人呢?

妙玉 (恐懼的) 娘娘!

宸妃 是的!起碼有兩個人是可以做見證的你願意做證人嗎?

妙玉 娘娘的意思……不……是……要……

宸妃 (嘶啞的) 是的，我要……殺死……她……

妙玉 娘娘想想看……

宸妃 如果瞎一隻眼，我可以獲得權力，我願意的！如果斷一隻胳膊，我可以獲得權利，我願意的。如果斬斷我的腿，卻讓我獲得權利。我也願意的！

妙玉 (驚叫) 娘娘啊！

宸妃 讓我先殺死她，讓她的血先染在我的手上，我再為她復仇吧！

(宸妃迅速的奔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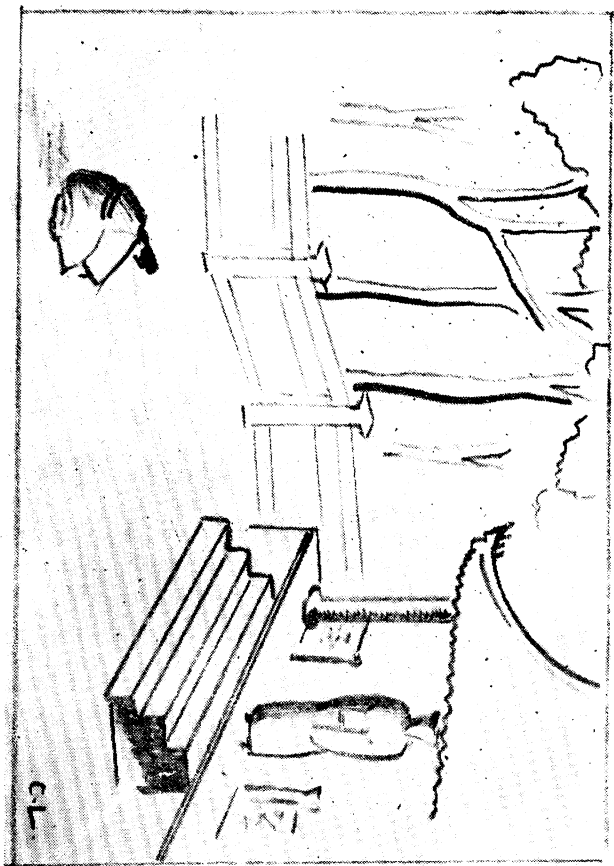
(內小孩慘厲的哭聲)

(妙玉恐怖得抖戰的跪下禱告)

(外面鼓樂聲夾着歡呼聲響起)

(幕下)

慕 三 第



第三幕

時：距第二幕又八年。
地：御花園內八角琉璃亭上。

人物：

高宗皇帝

徐有功

太子哲

上官儀

武則天

妙玉

太監甲

太監乙

景：

御花園裏的八角琉璃亭旁，舞台後部，可見遠天，彩霞縈繞，台左迴廊，直通曲徑。廊外古樹低垂，草木競翠。廊內草地上，有石凳一，可供起坐。

舞台左部有一亭，亭內有小石桌，欄干上懸宮燈一二。

開幕：

幕才起的時候，是傍晚。有些夕陽的餘輝射在那八角亭內。（漸漸地陽光斂盡，一彎新月，懸上假山，以及樹梢頭。）

台上鳥語花香，有各種不同的鳥兒在晚霞裏歌唱。

太監甲乙在肅靜地等待什麼東西。

有頃。

太監甲 你說，聖上是到冷宮裏探望從前的王皇后了嗎？

太監乙 我不是告訴過你一次了嗎？

太監甲 咳，人世興衰，真有點難以預料，幾年前還是威赫一時的皇后，現在呢，却廢為庶人，打在冷宮

裏受罪了！

太監乙 這完全是命運！

太監甲 雖說是命運，未免太有點悽慘了！

太監乙 我說，要能在冷宮裏好好的就下，那還不算悽慘呢！

太監甲 怎麼！

太監乙 你以為那一位就能這們輕輕地饒過她嗎？

太監甲 你是說則天皇后啊！

太監乙 不是她，還有誰！

太監甲 這真是一個辣手的女人，有才幹，行，難怪人們稱她天后，尊為聖賢！

太監乙 我可不這們想，我雖說是個太監，可總也是個男人！以一個女人這樣子猖狂，老實說，我看不

入眼！

太監甲（鬼祟地）你說話可得當心點啊！

太監乙 當心，哼，難道這牆後還有耳朵嗎？在以前，雖說一樣的聽政，但總還隔個簾子，如今居然冠冕堂皇地坐在朝堂上了。你想，我們男人還有活路嗎？

太監甲 看起來，聖上這幾天也有些回心轉意了。不單背地裏去探望王皇后，還鬼祟地在這兒召見徐大人，這位徐有功大人，可也不是好惹的。你說，這裏面難道還有什麼說辭嗎？

太監乙 聖上心裏的事，我們怎麼能够曉得；不過自從韓國夫人死了以後，聖上對這位武字號的，可真有些寒心了！

太監甲 不是寒心，是有些胆怯了！

太監乙 咳！

（這時高宗皇帝從右角上。他的後面跟着太子哲，太子哲是則天皇后的兒子，今年十五歲，兩人都像是有心事似的。太監甲乙見到高宗，都一齊噤聲，跪下迎接。）

高宗 徐有功還沒有來嗎？

太監乙（搶着說）怕也就快了！

高宗 (向太子哲) 據你看，這事要弄到個什麼結果呢？

太子哲 我以為父皇要有決心！

高宗 我又有些猶疑了！

太子哲 父皇做事要果斷一點！

高宗 怕不妥當吧！您想她……您的母親，她會反對我嗎？

太子哲 母后縱使反對，又有什麼藉口呢？

高宗 不好，不好，我越想越覺得不妥當了。我何必給自己找麻煩呢！

太子哲 王皇后並沒有犯下什麼大罪，現在父皇把她從冷宮裏救出來也並不乖乎情理，父皇又怕

什麼呢！

高宗 她捏死我的女兒，這難道還不够咧嗎？

太子哲 那時候，兒臣年紀還輕，實在不明白王皇后為什麼會下這樣的毒手。怕這裏面還有什麼冤

枉吧！

高宗 這，還怎麼會冤枉呢？這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太子哲 可是她爲什麼要這樣做呢？

高宗 這完全是因爲嫉妬！她自己沒有兒女，所以就嫉妬別人的兒女！嫉妬是會把什麼事情都弄糟了的！

太子哲 兒臣雖然年輕，可是深明大禮……

高宗 能够這樣，我很高興的！

太子哲 我總覺得王皇后這樣下場，未免太淒涼了點。無論如何，她總是父皇的嫡配！

高宗 就是因爲這個，才使我不大安心！

太子哲 兒臣雖然不願意議論母后，可是母后做事，究竟太放肆了一點！

高宗 這就是使我顧慮的了。你想，要是我把王皇后赦出冷宮，她會怎麼說呢？什麼「天無二后」咧，

什麼「有她無我」咧，她什麼還說不出來呢！況且我又頭痛！

太子哲 父皇難道……

高宗 你別說咧好不好，有話你對她說去好不好？我落得安靜，我要去喝酒了！……

太子哲 父皇忘記與徐有功有約咧嗎？

高宗 那是方才，現在想想，也就不必了！

太子哲 （嘆息）父皇這樣，也難怪母后專權了！

高宗 （刺着他的隱痛，不禁大怒）什麼，你在這兒毀謗你的母親嗎？

太子哲 （惶悚地）兒臣怎敢……

高宗 你現在已經犯了不孝的罪了！

太子哲 （嚇得急忙跪下）願父皇開恩！

高宗 （瞪視着太子哲半响）我……我這是做什麼呢！我簡直是難受，我十分頭痛！

太子哲 （以死力諫）望父皇想想方才王皇后的囑託！

高宗 那雖然可憐，可也沒有什麼，她已經在冷宮裏住了七八年了，就是再住三年五年，也不算一回事！

太子哲 兒臣年紀雖輕，但却知道以江山爲重，現在唐室的安危，完全繫在父皇一個人身上。父皇這樣猶疑不決，兒臣看着實在傷心。兒臣未嘗不知道骨肉情深，但以一個女人，掌握着朝廷大權，恐怕未必是唐室之福吧！

高宗 叫我有什麼法子呢！現在滿朝的文武大臣，幾乎全是她的心腹了！
太子哲 （方欲講話，徐有功上）

徐 （跪拜）臣徐有功見駕，願吾皇萬歲，萬歲！

高宗 （無可奈何的）卿起來講話！

徐 （拘謹地）臣不敢！

高宗 朕還有話跟你說呢！

徐 謝萬歲！

高宗 （半天）你大概很會下棋吧！

徐 萬歲傍晚召臣進宮，難道是爲了下棋嗎？

高宗 朕很悶，又頭痛，所以——

太子哲 （急不可耐的說）請徐大人到亭內講話。

高宗 （一邊走到亭子裏，一邊說）聽說你踢得一脚好毬子，是不是？

徐 臣從來不踢毬子！

高宗 踢毬子也不是壞事，可以運動身體，流通血脈，像你我這樣的年紀，都該留心一下才好，踢毬子比打太極拳強多了！

徐 臣心裏只有皇上，沒有自己！

太子哲 （着急的）徐大人……

高宗 （搶過來）你那樣想也好，朕並不反對。

太子哲 徐大人以爲……

高宗 （又搶過來）你平日下朝在家裏全做些什麼事，擲骰子呢，還是打雙陸？

徐 臣不論在朝在家，只知道研究禮法！

太子哲 徐大人以爲現在……

高宗 （又搶過來）怪不得呢！擲骰子和打雙陸，這並不能認爲是一種賭博，在家裏的時候，和妻妾

玩玩倒也能够消愁解悶。

徐 臣身逢盛世，有什麼愁悶可解呢？

太子哲 徐大人以爲現在是盛世嗎？

徐 千歲這話怎麼講！

高宗 (遮掩的) 他小孩子見識，不要管他。要是沒事，你可以回去了。

徐 (莫明其妙，只得遵諭辭退) 謝萬歲。

(當他已走下亭台，預備退去的時候，太子哲實在忍無可忍，追上來)

太子哲 徐大人且請止步！

徐 千歲！

太子哲 父皇還有要事和徐大人商量呢！

高宗 (不悅地) 朕要說的話，已經都說完了！

太子哲 (提醒他) 父皇難道忘了王皇后嗎？

高宗 這是家事，何必和外人商量呢？

太子哲 徐大人，父皇的意思，以為王皇后在冷宮悔過，已經七八年了。回想從前，也並沒有什麼大錯，

天下之道，應以仁義待人，庶民一例，何況天子呢，更何況是聖上嫡配的王皇后呢？所以想把她

赦出冷宮，依舊冊封。但恐怕有人反對，更恐怕於理不合……

徐 據微臣的意思，這於禮法，並沒有妨害！

高宗 廢而再用，這不是自相矛盾嗎？

徐 古人立法，本來是繩範那些小人的，並不適用於皇帝，皇帝自己就該是法律，臣讀史書，四十餘年，從來也沒見過因為兒女常情，加罪天子的！

高宗 朕的意思是怕——

徐 聖上是怕天后反對嗎？

高宗 要這樣說也沒有什麼不可以！

太子哲 徐大人以為這事是不是可行呢？

徐 可行！可行！

太子哲 那麼，徐大人是不是可以邀集百官，聯名奏請呢？

徐 這個——

高宗 這未免小題大做了！

太子哲 這樣既可以免去母后的藉口，又可以顯得百官的忠心……

徐 關於這一點，請千歲容我考慮考慮……

高宗 (傷心地) 這全是一樣的，這又有什麼好處呢？恐怕弄得不好，朝內還要起爭端呢？你想，許敬宗、張義府那些人，難道就會緘口不言嗎？

徐 臣所考慮的，倒不是口舌之爭！

太子哲 怎麼，難道還有什麼毛病嗎？

徐 要是措置失當，也許會有兵災呢！

高宗 (同時大驚) 什麼？

徐 聖上請想，武承嗣既擁重兵於內苑，邊地諸藩鎮又莫不是天后的爪牙，如果天后翻臉，這些人豈是好惹的嗎？

高宗 (半晌，哭音) 嚟，想不到會弄得這樣！

徐 聖上肯聽臣一句話嗎？

高宗

徐 在漢朝的時候，宮內發現了一個母雞，那母雞在早晨鳴叫不已，漢帝認為不祥。天官也說「牝

雞司晨，天下必主大亂，後來果然就有王莽之禍！

高宗 你的意思是——

徐 臣以爲陛下要當機立斷！

高宗 莫不是——

徐 (遲疑至再) 臣不敢多講！

高宗 (力竭聲嘶地) 要朕殺——

徐 陛下留心！

高宗 (半晌) 太遲了，來不及了！

(則天皇后借妙玉上)

太監甲 (急趨皇前) 啓稟萬歲，娘娘駕到！

徐 (跪拜) 臣徐有功參見娘娘！

太子哲 兒臣參見母后！

則天 (不露聲色的) 怎麼，你們君臣倒偷偷地躲在這兒嗎？

高宗（急忙掩飾）我們並沒有什麼要緊事！

則天 我難道說你們談什麼要緊事咧嗎？

高宗（窘）我們什麼事也沒有！

則天 我却有件要事要和陛下商量！

高宗 是有關係的嗎？

則天 很有關係！

高宗 你知道，我正在頭痛呢！

則天 這對於陛下的頭痛並沒有什麼妨害！

高宗 那麼——

則天（向妙玉）妙玉，讀給萬歲聽！

妙玉（展開繡袋，預備朗讀）

高宗（猶疑地）到底是什麼事啊？

則天（冷笑）陛下不要疑神見鬼，這不過是我擬的幾條條陳，請陛下頒佈施行的！

高宗 哦……哦……

妙玉 (讀) 一，勸農桑，薄賦徭。

高宗 等一等，怎麼老百姓不給國家納稅嗎？

則天 (辯解) 捐稅重，則民不聊生！國家的命脈也就枯竭了。民爲邦本，望陛下仔細的考慮考慮！

高宗 (向徐) 你的意思怎麼樣？

徐 天后的話固然不錯。但是太寬縱了老百姓，恐怕他們養成習氣，就不遵守國法了。

則天 要是國法會使得民不聊生，那國法恐怕也很難生效了！

高宗

妙玉 二，給復三輔地。三，息兵以道德化天下。

高宗 息兵我倒是在贊成的！

妙玉 四，南北中尙禁浮巧。五，省功費力役。六，廣言路……

高宗 你的意思，是使得無論什麼人，都隨便亂講話嗎？

徐 臣對這一條，也有點懷疑，要是無論什麼人，都可以發議論，指謫朝政，那要法律做什麼用呢？

則天 我以為朝政得失，維繫着千百萬人的性命。要想深知民間疾苦，只有廣言路這一個方法，這樣才使得那些貪官污吏，不敢枉法胡為！才使得朝政能夠為人民謀福利！

高宗 你要這樣說，也沒有什麼不可以，反正我這皇帝也做不長了！

則天 陛下這話是什麼意思！

高宗

妙玉 七，杜讒口……

則天 （有深意的）陛下明白我的意思嗎？

高宗 我……我……這是防範那些小人的啊！

妙玉 八，王公以降，皆習老子！

太子哲 （急趨前說）老子是什麼人？

則天 你難道不曉得他嗎？

太子哲 兒臣只讀儒書，不知老子！

則天 那就難怪了！

徐 並且歷朝立法，也從沒把這先生的話當做一回事的。

則天 那是因爲他根本只生了一雙走流沙的腳，不像孔子一樣，依賴着朝廷，定禮教束縛庶民啊！

妙玉 九父在爲母服齊衰三年。

高宗 (不耐地) 這是從何說起呢？

徐 這條款未免太有背於法理人情了！

太子哲 從高祖傳位以來，向來沒有這種先例，父親在世的時候……

則天 (厲聲地) 你難道忘了母親養育的恩情了嗎？

太子哲 兒臣怎敢！

妙玉 十，上元前，勳官已經告身者，無追覈十一，京官八品以上……

高宗 (掩耳) 够了！够了！

則天 陛下肯用藥嗎？

高宗 隨便你怎麼辦好了！我真頭疼！

(他匆忙地下)

則天 (向妙玉接過繡卷手書) 徐愛卿, 請你就下去草詔, 明告國人吧! (將手書遞給徐)

徐 是!

(徐下, 太子哲也逡巡欲下)

則天 (冷淡地) 你願意和你母親談幾句話嗎?

太子哲 (站住) 是, 母后!

則天 孩子, 你好像有點疏遠着我似的!

太子哲

則天 是我有什麼地方使你害怕嗎?

太子哲

則天 那麼, 是真的了, 我真傷心!

太子哲

則天 到我跟前來吧, 你的母親並不是一條蛇, 會纏住你的

太子哲 (走到則天跟前, 苦痛地叫) 媽媽!

則天（溫柔地）是你叫我媽媽嗎？你再叫一聲，我彷彿覺得很生疏似的！

太子哲 媽媽，你老人家……

則天 是的，我是你的媽媽，有一個時期，我幾乎忘記這個了。但是，孩子，這難道是我的錯嗎？

太子哲 媽媽自然沒有錯！

則天 是禮教把我們束縛住了！是朝政把我驅累住了！想到我沒有像別人的媽媽似的，在你身上盡更多的心，我就難過！

太子哲 媽媽爲什麼說這話！

則天 怎麼，這話不該說嗎？

太子哲 媽媽！

則天 可是，你並不理解你的媽媽，我們隔離得太遠了。你方才反對我，那原因我是知道的！

太子哲（痛苦的）媽媽，請您別講下去了！

則天 有許多人反對我，仇視我，怨恨我，甚至想殺掉我，這我全懂得的。但是我並不會被殺掉，我仍舊是站在這兒。我要告訴他們說，我是一個人！別人所做的事情，我都能做，別人所不能做的事情，

我也能做。你覺得奇怪嗎？

太子哲 我只覺得難過！

則天 不，這並不是你心裏的話，你心裏怕在那兒冷笑呢！

太子哲 這未免太冤屈孩兒了！

則天 冤屈嗎？

太子哲 是的！

則天 （忽然抓住太子哲）那麼，告訴我，方才我不在的時候，你們談了些什麼？

太子哲 （戰慄地）媽媽！

則天 你們不是在商議着怎樣損害我嗎？

太子哲 ……………

則天 你們不是預備和我作對嗎？

太子哲 ……………

則天 你們不是計劃着殺死我嗎？

太子哲 (面無人色,急忙跪倒。)

則天 (猙獰的) 好吧,我馬上叫你知道,現在的天下,究竟是誰的,妙玉,喊值日太監來!

(妙玉下)

則天 哼,想不到你也背叛起我來了!

(妙玉與太監乙上)

太監乙 參見……天……后……

則天 妙玉,拿鞭子來!

太監乙 天……后請……別……生氣……

則天 (冷笑地) 我還會生氣嗎?

太監乙 奴才……實在……不曉……得……

則天 這我已經知道了!

太監乙 如……果天……后……一……定……

則天 你是不肯說嗎?

太監乙

則天 你難道不怕死嗎？你不願意逃脫干係嗎？

太監乙

則天 好吧！（嚴厲的）說，萬歲是不是要陷害我？

太監乙

奴才……只聽得……

則天 說什麼？

太監乙

說到王皇后……

則天 王皇后？

太監乙

萬歲私下裏去看王皇后！

（妙玉持鞭子上）

則天 （接過鞭子來）現在暫且沒你的事，可是不准走開，一會兒我要叫的！

太監乙

謝天后（退在一旁）

則天

（向太子哲）你好，你現在還可以推託不曉得嗎？

太子哲

母后請想，兒臣怎敢……

則天 不必爭辯了。我很知道在我們體內根本流着兩種血，你是男人的，我是女人的，這就夠了！

（她徘徊不決，彷彿正在內心裏爭辯着什麼事似的。）

則天

（獨語）女人，女人，我們同樣是女人啊！

妙玉

（小心的）娘娘說什麼？

則天 沒有什麼，我正在想一件事！

太子哲

母后應該保重身體。

則天

（冷笑）哼，哼！我總之是要死的！但是不應在當現在，現在我還沒活夠，我要殺……！

太子哲

（大驚）母后！

則天

（命令的）妙玉，馬上傳我的意旨到冷宮裏去，說王皇后觸犯天規，着即賜死！

妙玉 娘娘！

則天

怎麼，你也不聽話了嗎？

妙玉

（急忙應聲下）是，娘娘！

太子哲 母后請想……

則天 不准你講話！

太子哲 （驚慌失措，逡巡欲下）

則天 你到那兒去！

太子哲 我……我……！

（月已東升，風聲蕭索。則天彳亍徘徊）

則天 （淒涼地）要來的事，總要來的！今天算是過去了，可是明天呢？明天也許我要變成了枯骨，而你，你却站在我的墳頭冷笑吧！可是我不怕的！要想反對我的，來吧！你們全來吧！但是王皇后有什麼罪呢？她為什麼要死得這樣淒慘呢？哼，她要死的，只要她明白，大概不致於埋怨我的！可是女人又有幾個是明白的！

太子哲 （乘機而入）母后敢是後悔了嗎？

則天 我武則天做事是從來不後悔的！

太子哲 母親，夜已經深了！

則天 (隨口而出) 你該回去了!

太子哲 (急急的說) 謝母后!

則天 (追着欲下的太子哲) 但是我告訴你,你要去找你的父親,也可以不必了,因為已經來不及了!

(太子哲急忙下。)

則天 (忽見太監乙尙立侍在側) 怎麼,你不要去找人透露消息嗎?

太監乙 奴才只曉得侍候天后!

則天 你倒有良心!

太監乙 謝天后!

則天 你懂得良心嗎?

太監乙 (諂媚地) 不懂的!

則天 那也難怪,因為你既不是男人,又不是女人,所以就沒有良心,也不會向別人去要求良心了!

太監乙 奴才是頂有良心的!

則天 那麼，你的良心在那兒呢？

太監乙

則天 現在的男人們，是常常向女人要求良心的，可是他們自己却沒有良心，女人們有良心，可是却

不准向男人去要求良心，你懂嗎？

太監乙 經天后這樣一開導，奴才才懂得了！

則天 你倒很老實！

太監乙 奴才是從來不講謊話的！

則天 像太子哲那樣的人，就未免太不老實了！他雖然是我的兒子，可是却和我絕對的不同。他年紀還青，就已經學會了向女人要良、心了！總有一天，我要——（高宗皇帝匆忙地上。）

高宗 （張口結舌）你難道已經……

則天 是的，我已經替陛下下了一件大事了，陛下覺得滿意嗎？

高宗 我？

則天 如果還滿意，那陛下不妨到冷宮裏親自去看看，我想那樣子，一定很好看的。（一面下場，一邊

回頭向太監乙說）總有一天，我要教訓教訓他，使他略微知道點道理。（下）

高宗（半晌）真正豈有此理！那難道竟是真的嗎？

太監乙 陛下是問王皇后的事嗎？

高宗 噫！

太監乙 太慘了！

高宗（勃然大怒）做下了這樣的事，她還要教訓人，簡直是發瘋啊！她要教訓誰？

太監乙（添油加醋地）要教訓陛下！

高宗 我，要教訓我！我已經被她教訓得够了！無論怎樣，我是皇帝，我有權力，我啊，叫我怎麼辦呢？（稍停，有決心的）去，快宣上官儀進宮！

太監乙 是！（下）

高宗（捶胸大慟）我要死了！我要瘋了！上官儀會不會也是她的黨羽呢？不會的，不會的！無論怎麼說，我要使她曉得，我是皇帝，我要廢掉她，要把她……噫，我實在是有些怕她啊！（妙玉悄悄地，見高宗欲下，後又中止。）

高宗 王|皇后就這樣死了嗎？她永不會再活了嗎？也許她還沒有死，我在做夢吧！全是這個混蛋，這個醋胚，我爲什麼會把她又接進宮來呢？我爲什麼要寵愛她呢？爲什麼，爲什麼呢？爲了她的眼睛嗎？她的眼睛……啊，不要想，我不要想她……！她有什麼好處呢？她的嘴唇好看嗎？她那嘴唇……！

……天啊，要吃人了！要吃人了！

妙玉 萬歲在這兒罵誰呢？

高宗 (突然驚醒) 沒有誰啊，你呀，妙玉！

妙玉 天后已經回去了嗎？

高宗 (愁苦的) 別提她了！

妙玉 (佯做不知) 怎麼，天后又跟萬歲吵架了嗎？

高宗 我不要你講到她，你懂嗎？

妙玉 怎麼？

(妙玉瞪大兩隻眼睛凝視着高宗，高宗也凝視着她。有頃。)

高宗 (玩笑的) 嘿，有你在這兒不也就够了嗎？

妙玉 (害羞的) 萬歲別……

高宗 只要看到你,我就什麼都忘了!(他盯視着她)

妙玉 萬歲爲什麼老這樣望人?

高宗 因爲你漂亮,很使我滿意!

妙玉 (翹嘴) 萬歲方才怕是在這兒罵我吧!

高宗 罵你?不是我怎麼肯罵你,我還要使你做皇后呢!

妙玉 (大驚) 萬歲說話當心,倘若天后曉得——

高宗 她不會曉得的!她就是曉得了,我也不怕她馬上就要進冷宮了!

妙玉 進冷宮去看玉皇后嗎!

高宗 你還不曉得,玉皇后已經死了!

妙玉 什麼,這是什麼時候的事!

高宗 別這麼大驚小怪的!死了就完喇,反正是這麼回事!只要你能夠留在我的身邊,那天下的女人,就讓她死絕了吧!

妙玉 天后呢？

高宗 她也得死！

妙玉 天后要死，我也得死，我捨不得離開她！

高宗 我又何嘗捨得呢！不過沒法子，非離開不可！

妙玉 爲什麼呢？

高宗 爲的她使我生氣。妙玉，我告訴你吧，一個女人，是不好常常使男人生氣的！

妙玉 這又爲什麼呢？

高宗 這是爲什麼，我也不曉得，反正從古來到現在，人家全是這們說！

妙玉 這樣說，我倒怕起來了！

高宗 別怕，只有你一個人是例外的！

妙玉 爲什麼我又是例外呢？

高宗 因爲我喜歡你！

妙玉 萬歲現在不喜歡天后嗎？

高宗 我早就討厭她了！

妙玉 那麼，請萬歲還是別喜歡我吧！

高宗 怎麼？

妙玉 萬歲從前也喜歡過天后的，現在不喜歡了，就要她死！死多可怕，我怕死！

高宗 我不是說過，你不會死嗎？

妙玉 可是誰又敢保萬歲永遠喜歡我呢？

高宗 （語塞）這個，這……

妙玉 最好的法子，是萬歲別讓天后死，不就完了嗎？

高宗 不，這已經是決定的了！

妙玉 決定了嗎？

高宗 我已經去宣上官儀，怕就要來了！

妙玉 萬歲！

高宗 你別管她吧！一個男人要當機立斷，做事要果敢一點，你懂不懂？

妙玉 (埋怨的) 我看萬歲做事就頭果斷了!

高宗 (微笑) 嘿嘿, 被你說着了!

(上官儀隨太監乙上)

儀 臣上官儀參見萬歲!

高宗 (劈面就說) 你以為武后如何?

儀 (驚惶四顧) 請陛下盡屏左右, 臣好講話!

高宗 他們全是我的心腹, 沒有關係的!

儀

高宗 好吧, 你們暫且迴避一下。

(妙玉及太監乙下)

儀 萬歲難道也對天后感到不滿嗎?

高宗 朕早就對她不舒服了!

儀 萬歲能够這樣, 是唐室的萬幸! 不然不僅朝內百官, 感到武后的壓抑, 恐怕唐室的疆土, 也要不

穩固了！

高宗 我預備廢掉她，你以為怎樣？

儀 這是萬全之策！

高宗 卿願意爲我草詔嗎？

儀 如果萬歲意決，臣雖死無恨！

高宗 你不怕嗎？

儀 陛下請看，臣兩鬢皆霜，是形將入土的人了！對人世還有什麼留戀，還有什麼懼怕。況且臣歷代

受唐室重恩，早欲以一死報陛下，請陛下不必疑慮，就請萬歲命宮人掌燈吧！

高宗 （嘆息的）唔，想不到你會這樣！

儀 萬歲還有什麼疑慮的嗎？

高宗 我疑慮是沒有了！

儀 那麼，臣願意立刻受命草詔！

高宗 好吧！掌燈！

(太監乙掌宮燈，懸亭內，上官儀入內草詔，高宗在亭外徘徊！)

高宗 (突然像看見什麼東西似的，大聲呼喊。) 什麼人在那邊！

太監乙 沒有什麼人！

高宗 總像有人影兒在撓妙玉呢？

太監乙 她已經回去了！

高宗 (驚叫) 回去了嗎？

太監乙 是！

高宗 啊呀，這……你想她會不會告訴皇后呢？

太監乙 我想……

高宗 大概不會的，我已經答應她做皇后了！

(高宗才轉過身來，忽聽脚步声。)

高宗 (急轉過身來) 誰？

(外邊武則天的聲音「我」)

高宗 (戰慄的) 你呀!

則天 (冷酷的) 大概來的很不是時候吧!

高宗 (啞嘴的) 不……不……,

則天 上官儀呢?

高宗 他……他沒有來!

則天 (直趨亭內,向上官儀) 拿來給我!

儀 (驚懼的) 天后!

則天 (厲聲) 拿來!

儀 (無語地把草詔遞給她)

則天 (約略看了一過) 是陛下的主意嗎?

高宗 (推諉的) 我……我……

則天 (一手持詔書,一手從腰際拔出一把刀子來) 請陛下答應我……

高宗 這……這又何必呢!

則天 如果陛下說一聲是的，我馬上死在陛下的眼前。如果不是的，那麼，詔書沒用，就該毀掉！

高宗 （恐怖的）連我也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

則天 陛下不必推諉，我早就活得不耐煩了！

高宗 我本來沒有這個意思，這……這完全是上官儀教我的！

則天 （把詔書撕掉）

儀 （急忙跪倒磕頭）臣該死。

則天 您還有什麼話說嗎？

儀 （向帝，帝不語）臣只覺得慚愧！

則天 慚愧嗎？

儀 是的！臣在入宮之前，臣孫女婉兒曾再三和臣說，聖上深夜宣召，宮內必有大變，臣倘不慎，必遭

譴責，如今果然應了她的話，叫我怎麼能不慚愧呢！

則天 你有什麼話留給您的孫女嗎？

儀 沒有！如果天后可憐，臣只願她早早嫁人，到後來生兒育女，也可以到臣墳頭上去燒張紙錢。千

萬別依靠着自己的才智，隨意胡爲，以召後世的唾罵。

則天 哼，哼，好吧，聖上有旨，上官儀草詔。

儀 是！

則 您準備好了嗎？

儀 是！（持筆在手）

則天 （一個字一個字的）上官儀離開宮闈，罪應處死，着交刑部議處！

儀 （一面寫詔，一面昏暈地）是，是！

則天 黃門官，把上官儀押下去！

（太監乙押上官儀下場，儀回顧高宗，似欲有語，終無言而退！）

高宗 （癡呆地）我……我……我頭痛，頭要炸開了！怎麼回事！我站不住了，要……要摔倒了！（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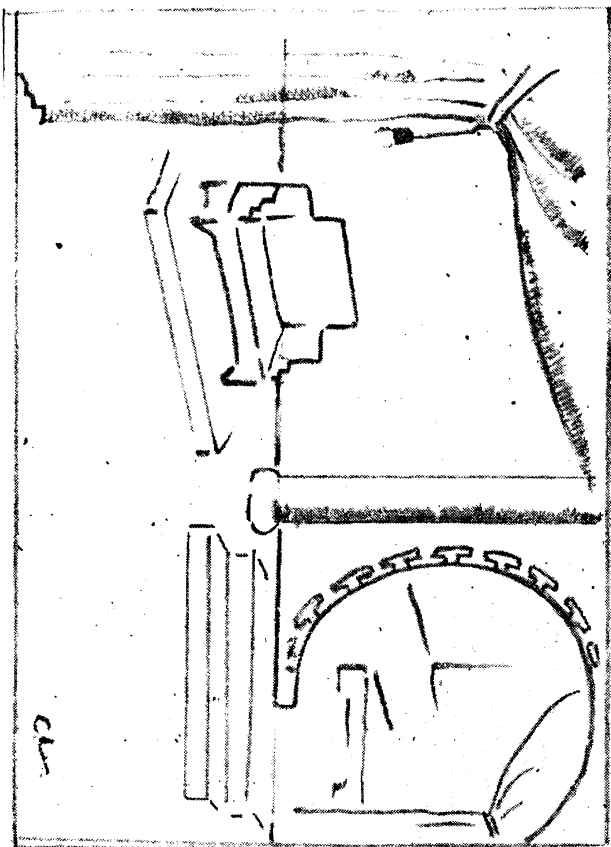
摔在地下。）

（則天走到他的面前，看着他。）

（月光正明媚。）

幕下
(第三幕完)

常 版 裝



21

1 測 姓 去 卒 4/4 士 惡 作 曲
 領 深 行 作 曲

2. 2 3 2- 1 6 5 3 2 3 5 7 6-
 乾 中 顛 倒 命 女 都 無 非 是 領 上 大 3 2

6 6 5 6 7 6 0 5 6 1 0 0 2 3 3 3 2 5 5 5 5 大 3 2
 休 管 誰 家 天 下 華 命 女 都 無 非 是 領 上 大 3 2

0 3 况 祖 年 高 0 1 0 3 2 3 位 新 魁 長 女 道
 况 祖 年 高 充 做 了 舍 笔 位 新 魁 長 女 道

6 5 7 6 0 - 3 3 2 2 0 - 6 6 6 5 6
 青 天 高 萬 烟 水 過 堤 恐 悠 生 死 恨

5 5 6 5 3 2 2 5 5 3 2 2 6 1 5 5 5 6 5 3 2 -
 何 時 消 何 時 消 波 照 紅 鏡

何 時 消 何 時 消 波 照 紅 鏡

人物：

武則天

薛懷義

徐有功

武承嗣

武三思

妙玉

上官婉兒

張昌宗

張易之

第四幕

宮女甲

宮女乙

宮女丙

宮人甲

宮人乙

後宮

景：地：

略同第二幕，惟較前稍富麗。

開幕：

幕在未啓之前，已聞管絃樂聲，樂曲與第二幕初起時相同，惟中夾一笛子，清淅可辯。幕開的時候，台上靜無一人，惟低垂的黃幔後，時有人行的波動罷了。

樂停的時候，傳來一種清脆的掌聲，喝采聲，諸宮女歡呼聲，及猜拳行令聲。

（稍停。武承嗣和武三思上。）

承嗣 (一面向台外打拱作揖，一面口裏謙遜着) 小王實在喝醉了，不能奉陪了！實在……

(幕後薛懷義的聲音：「你要是個好孩子，就再……再來一杯！」)

承嗣 請師父慢慢地喝吧，請！

(幕後薛懷義的聲音「酒」接着一陣譁鬧聲)

承嗣 (轉過臉來，向三思) 太猖狂了！

三思 (小心的) 有什麼法子呢！這時他正得勢，我們還是忍一忍吧！

承嗣 (拔腰間佩劍) 總有一天，我叫他認識認識我！

三思 (勸慰地) 君子鬥智不鬥氣，和這種小人有什麼氣可生呢！

承嗣 自從高宗一死，太子被廢以後，這天下就是我們姓武的了！這東西不過是個市井無賴，仗着天

后寵愛，就這們倚勢欺人叫我怎麼忍得下去！

三思 (老謀深算的) 不能忍也得忍。小不忍則亂大謀，你想。現在天后登基，把唐朝的國號都改了！

把李姓的子孫幾乎都殺絕了。看那意思，將來皇位，除了你我以外，還會有別人的份嗎？

承嗣 那麼，廬陵王呢！

三思 肅陵王你爲什麼問到他？

承嗣 (有頃) 因爲他還活着，並且又是天后親生的兒子，三思，比起我們來，他不是更有希望承繼皇位嗎？

三思 不會的，不會的，他和天后衝突的很厲害，你知道，天后是頂討厭他的！要是想再立他爲帝，當初也不會廢他了！

承嗣 天后固然討厭他，但是他總是唐室的嫡脈，他說不定還想着推翻天后呢！

三思 他不敢！

承嗣 前幾天來俊臣從南路回來，順道到廬州去看了他，就聲言過他有謀反的意思！

三思 那不過是來俊臣的揣測！

承嗣 可是現在已經是事實了！

三思 (大驚) 什麼！

承嗣 (從身上掏出一封公文來) 這就是證據！

三思 拿來給我。(念) 爲徐敬業討武嬰檄，僞臨朝武氏者，性非和順，地實寒微。昔充太宗下陳，曾

以更衣入侍。洎乎晚節，穢亂春宮……」

承嗣 輕點！

三思 這檄文那兒來的！

承嗣 自然是徐敬業發來的！

三思 (半天) 想不到，想不到不過也好！

承嗣 揚州府大都督陳敏之已經殉難了，怎麼還也好！

三思 你打算怎麼辦！

承嗣 我正想和你商量！

三思 (有深意的) 承嗣，你肯聽我一句話嗎？

承嗣 怎麼！

三思 我的意思，是把這牒文暫且押下，別讓天后知道！

承嗣 你的意思，是想使徐敬業打入京都，廬陵王重新作皇帝嗎？

三思 承嗣，你怎麼這樣傻，徐敬業即使打入京都，廬陵王也做不了皇帝，他也不過假了廬陵王的名

義，蓄意謀反吧了！（稍停）現在天后雖有立你我為太子的意思，可究竟還沒決定。現在藉了這件事，我們正好看看動靜，要徐敬業果然成了事，我們——

承嗣 我們不也跟着完了嗎？

三思 不，我們就可以在內苑乘機起事，去掉天后，正了名位，再討伐廬陵王也還不遲！

承嗣 （陷入沉思狀態中）

（幕後又有笛聲，吹第一幕妙玉吟詩的調子，惟斷續不成句。）

承嗣 你聽，這東西又在那裏瞎吹了！

三思 （感慨地）也難怪他，聽說他就是爲了這一根笛子，才把天后吹動了心的！

承嗣 屁他的歷史我都很清楚的。就因爲知道得太清楚了，才更忍不下去。從前他做無賴的時候，趕着我叫大爺，我還不理他呢！

三思 聽說在感業寺的時候，他跟妙玉也有過一手的。

承嗣 所以呀，後來不知怎樣却又和天后往來起來了！所以現在妙玉才弄得去服侍太平公主，不常在天后跟前了呢！

三思 大概總是避嫌疑的意思吧！

承嗣 誰曉得呢！天后的事情，只有天知道！

（幕外又一陣譁笑聲，中央薛懷義學女人的控調。）

承嗣 什麼東西！說男人不是男人，說女人又不是女人，說和尚不是和尚，說俗家又不是俗家！

三思 天后却喜歡這種四不相的人！

承嗣 （突然想起了一件事）啊，我想起來了，天后吩咐你的事，你已經做好了嗎？

三思 你是說那姓張的弟兄倆嗎？

承嗣 是啊！

三思 （以手指繡幔）已經在這後面了！

承嗣 爲什麼在這後面！

三思 誰曉得？這也是天后吩咐下的，你要看一看嗎？

承嗣 不，還不是那種不男不女的樣子！

三思 那張昌宗倒吹得一口好簫呢！

承嗣 倒可以和薛懷義的笛子對照起來了！（突然想起）喂，你想張昌宗會得天后的寵愛嗎？

三思 （沉思的）我想會的！

（薛懷義着僧裝醉得歪歪斜斜地上）

懷義 哈哈！你們這兩個傻瓜，倒偷偷地躲在這兒……來……喝一杯！一杯！

三思 （忙上來扶住他）師父，你喝醉了！

懷義 我沒有醉！三思，你……是個好孩子，你是嗎？

三思 是，是，是！

懷義 我是個將軍，可又是個和尚，（他把和尚帽子取下來，戴在三思的頭上）三思，你也可以做個和尚！你做嗎？

三思 做做做！

懷義 （回頭尋找）小武兒呢，那個小雜種呢，哦，承嗣，來，喝一杯！

承嗣 （不悅的）小王不能再喝了！

懷義 小王，你在誰的面前稱小王，在我面前，你該稱小雜種，你是嗎？

承嗣

……（隱忍不語）

懷義

好兒子，別生氣呀！我就討厭生氣，是我的兒子，你就別生氣！

承嗣

……

懷義

我，一個和尚，是你的爸爸！三思，我可是你的爺爺！

承嗣

（大怒，拔腰際佩劍）

三思

（搖首示意給承嗣，承嗣猶疑不決）是，是，是！

懷義

（嘉許的）好奴才！哈哈！（吹笛子，聲破裂不成調。）

三思

師父，一會兒天后就要下朝了！你這樣鬧，她會生氣的！

懷義

（有恃無恐的）她呀！她不會生氣的！我是她的男人，男人，懂嗎？她要敢生氣，我就……

（他示拳頭）給她一頓厲害的！

承嗣

（實在看不過眼，勃然而下）

懷義

好兒子，你那兒去！你……

三思

（攔住他）你就讓他去吧，他還有事呢！

懷義 好，讓……（打呵欠）我要睡覺！（他向繡幔那兒走去。）

三思 （急忙又攔阻他）等一等！師父！

懷義 （怒）幹什麼？

三思 沒什麼，我們談一談吧！

懷義 談一談，談什麼，我……要……睡……覺！

（他坐在椅子上，並且一會兒就呼呼地睡着了！）

（三思以絹抹去額間燥汗，欲下又止，走近幔前。）

三思 （向內）你們準備好了嗎？

（內答是，大人！）

三思 停會天后下朝，也許要用你們的！

（內答是，大人！）

三思 薛大將軍在外邊睡覺，你們小心一點，不要驚動他！

（內答是，大人！）

(三思又向懷義看了一眼，下。)

(懷義酣聲大作，不斷地囁語。)

(稍停，妙玉匆忙地上。)

妙玉 (看見酣睡着的懷義，稍稍猶疑，稍停，走過去推他) 喂！喂！

懷義 喝一杯吧！(又睡着了)

妙玉 (想了一想，又推他) 喂！喂！

懷義 誰呀？你嗎？

妙玉 是我，你大概想不到吧！

懷義 (伸懶腰) ……………

妙玉 你答應我的事，你已經忘了嗎？

懷義 (揉眼) 什麼事呀？

妙玉 別這們兒吧！我自己想想，並沒有得罪了你！

懷義 什麼得罪不得罪，我完全不曉得！

妙玉 我本來不想再喊你了！可是我忍不住，我就是死，也得死個明白。我要問你一句實話！

懷義 老是這們囉嗦，算什麼呀！

妙玉 在從前你從沒有對我這樣過！

懷義 從前的事，你何必說牠呢！

妙玉 那太使我留戀了！你想，我真是傷心，我的希望也很簡單，我只希望老老實實的做一個人，老老

實實地嫁一個人，這你從前是答應過我的，可是現在——

懷義 現在我做了和尚，怎麼還好娶老婆呢？

妙玉 可是現在你被別人霸佔住了，把我忘記了！讓我一個人孤單地受罪，這幾年來，我天天盼望你

回心轉意，可是天天是失望，失望要使我發瘋，要把我毀了！

懷義 這這（生氣）你這是做什麼呀！

妙玉 我從前也有過好的日子，也有過人喜歡我，都是因為你，我才弄得這樣，我從前相信一個人，可

是那個人害了我，那個人霸佔了你，這一切，也都是因為你呀！

懷義 你再說，我要生氣了！

妙玉 答應我，答應跟我走吧！只要你肯答應，你要我怎樣，我就怎樣，我什麼都肯，我什麼都不怕，我……
懷義 給我滾出去！

妙玉 （哭泣）別……別……

懷義 本將軍命令你，給我滾出去！

妙玉 你從前並不是這樣的！從前在感業寺的時候，你天天夜晚來吹笛子，你慢慢的把我吹上了，你對我那樣溫柔，那樣甜蜜，並且答應過我，除我以外，你終生不再娶另外的女人，你永遠不會忘掉我……

懷義 我那時候是騙你的！

妙玉 就是騙我也好，那些日子我是一輩子也不會再忘掉的。那給我的印象太強了，那……

懷義 （又和平的）一會兒她就要下朝了，去吧，去吧！

妙玉 我不怕，我不怕！

懷義 喲喲喲，何必呢，你知道她是禁止我和你講話的！

妙玉 我偏要講，我偏要講！

懷義 一個女人，一點道理也不講！

妙玉 你怕她，我知道的！可是我不怕！我拚着一條性命，我什麼全不怕！

懷義 這又有什麼好處呢？

妙玉 我要讓他，讓你，讓一切的人全明白明白，我也不是好惹的，你等着吧！（她哭哭啼啼地下。）

懷義 （不在乎的）這真奇怪！一個女人會變得這樣！要不是在這種地方，我早就三拳兩腳，打出她

的腦子來了。可是現在，我得忍，我得……我馮小寶，不，我現在是叫薛懷義了，哈哈！……

（幕外的聲音，聖上下朝了，聖上下朝了！）

（一陣管絃樂聲奏起。）

懷義 （惶亂地）哦，糟糕，糟糕，我的帽子呢？……（他在桌角上找着他的帽子）我得整齊一

點，我的臉……（他四處找鏡子，才站在鏡前去，則天皇帝和她的隨員徐有功及兩宮女上。）

則天 你一個人在這兒嗎？

懷義 （合掌胸前）是！小僧正在這兒等着伺候聖上！

則天 （不悅的）你大概又喝醉了吧！

懷義

不，只一點點，一點點！

則天

瞧你那歪歪斜斜的樣子！

懷義

我是因爲方才御花園裏散步，跌了一交，就站不穩了！

則天

瞧你的臉，青一塊，紅一塊的來，每邊打五個嘴巴！

（兩宮女上去執行）

懷義

謝聖上的賞！

則天

（端詳了一會）現在給他在右臉上擦一點粉，把眉毛再畫濃一點！

（兩宮女執行）

懷義

謝聖上！

則天

去面壁吧！做僧人的，應當像個僧人的樣子！

懷義

聖上！

則天

（厲聲的）你不聽話嗎？

懷義

是，是，是！（走到牆那兒去，面壁站住。）

則天 跪下參禪能不跪下嗎？

懷義 是！（他跪下）

則天 徐愛卿，現在把意見箱打開吧！

徐 （把意見箱置桌上，一面恭敬的）臣有一句話要說！

則天 ………

徐 臣每次進宮，全看見聖上，這樣奚落男人，這未免於法不合！

則天 你所說的法，是什麼法律呢？

徐 這是歷代帝王爲他們的子孫所立下的法律！

則天 大概不是子女吧！

徐 天之生人，子女同例！

則天 那麼，先皇在世，後宮宮人三千多人，怎麼從沒見過你講一句話呢？

徐 這，……

則天 算了吧，你還是把那四方彙集來的意見，整理一下吧！

徐 (默然地開了箱子，取出文件) 這兒是一共三封！第一封，(他看了一遍，秘而不言)……

則天 怎麼樣呢？

徐 以臣的眼光看來，陛下可以不必管牠！

則天 但是朕還不知道是什麼事呢！

徐 是請，請……！

則天 到底什麼事呀！

徐 請陛下替他捉雞的！

則天 怎麼？

徐 是灋州地方的一個百姓，上疏說他的家裏丟了一隻雞，被賊偷去了，請陛下……這簡直是開玩笑。依法就該傳令州官，置他的死罪！

則天 你以為嗎？

徐 陛下倘連這樣的小事，也管起來！那恐怕天下要大亂了！

則天 但是我要管的！你要立刻草詔，命灋州知州，為朕放賑三日，嚴緝竊賊！

徐 (辯) 臣愚昧無知，陛下不是開玩笑嗎？

則天 你說這話，就該斬首！

徐 臣……

則天 朕貴為天子，一言能覆九州，好開玩笑嗎？

徐 可是臣察法理人情，從沒見過一朝天子為這等失竊小事，驚師動衆的！

則天 你以為這事小嗎？地方上失竊，可見地方上並不安靜，不安靜都是由於貧困而來的，如果家家
 溫飽，自然不會有竊賊了！

徐 (不禁心折) 萬歲！

則天 第二件呢？

徐 第二件，簡直是胡鬧，應該嚴厲的處分！

則天 怎麼？

徐 京師有一座尼庵，叫做大正寺，是先皇爲了年老的宮嬪修的，現在在那兒修行的尼姑，據說行
 爲不檢！

則天 怎麼樣？

徐 勾引附近還薄少年，胡作非爲，像這種破壞清規的尼姑，就該察明正法！

則天 這也是你的法律嗎？

徐 陛下難道要爲她們辯護嗎？

則天 我只是覺得奇怪！

徐 陛下奇怪什麼！

則天 你想，那尼姑們深居簡出，倒會去勾引少年，這不是很奇怪嗎？

徐 這個……這個，自然都有不是！陛下不也正在修烈女傳嗎？

則天 烈女傳是的你以爲使一個人——一個和男人同樣有感情有思想的女人，終身老死在尼庵

裏過着囚禁的生活便算得烈女嗎？朕修烈女傳的用意，倒恰恰和這個相反，朕列舉了許多古來的女中豪傑巾幗英雄，給後代的女性作模範，使他們覺悟，使她們反省，使她們都要享有做人的權利。

徐 陛下反陰爲陽，是逆天行事，恐怕災禍就在眼前了！

則天 (大怒) 怎麼，你竟敢——

徐 上行下效，陛下先不自檢點，所以民間才敢這樣的猖狂。正經的女人，除了在閨房刺繡以外，是誰也不肯做出輕狂的樣子，過問她所不應當過問的事的！

則天 住口！

徐 忠言逆耳，古來也是常有的事！

則天 依你這樣說，我也只配在閨房刺繡了！

徐 陛下要是明大義的，就該禪位給太子，廬陵王才是天下的正式主人！

則天 原來這樣？我倒很想容納你的意見，可是有點辣手！

徐 辣手的不難，陛下可以除掉牠！

則天 怕你不答應！

徐 臣即使死掉，也沒有什麼埋怨！

則天 你倒痛快，我正想要你的腦袋！

(徐有功把意見書放回原處，急忙跪下。)

徐 謝陛下！

則天 不過現在你還有功夫反悔，你要仔細地想想，是不是願意修正你的話！

徐 臣不願意！

則天 你對古人的法律，信仰真堅啊！

徐 陛下以女主處陽位，已經是大背古人立法之意了！

則天 黃門官！

（兩宮人上）

則天 即刻把徐有功綁出朝門斬首！

宮人 是！

（兩宮人推徐有功將下）

則天 你還有什麼分辯嗎？

徐 臣不願分辯！

則天 你還跟我講法律嗎？

徐 臣頭可斷，法不可屈！

則天 (大怒) 綁出去！

(二宮人推徐有功下)

(則天沉思有頃，忽又喝令宮人)

則天 推回來！

(二宮人又把徐有功推上)

則天 你真的不怕死嗎？

徐 (不語)

則天 (注視着徐有功，半天，忽哈哈大笑) 哈哈！

徐 (莫明其妙)

則天 哈哈！

徐 (忍無可忍) 陛下笑什麼？

則天 (越逼近去，彷彿欣賞一件古玩似的欣賞着徐有功)

徐 (躲躲藏藏地) 陛下莊重一點!

則天 我難道不莊重嗎?

徐 陛下難道以為我的頭，不值一刀嗎?

則天 很值一刀!

徐 那麼陛下看什麼!

則天 看你的眼睛，看你的身材，並且還在看你的心呢! 你的眼睛很有神，可並不怎麼柔媚。你的身材相當高，可並不魁偉，你的嘴唇往下弓，顯得很有毅力，可是太古板。你的心……

徐 (忸怩地，終於惶惑地) 真是莫明其妙!

則天 你的心，我方才已經曉得了，你有胆量，是一個很好強的人，越強的人，我越喜歡! 薛懷義是一個膿包! (指跪在地下面壁的薛懷義) 所以我並不十分喜歡他!

徐 陛下這話是什麼意思呢?

則天 你不懂嗎?

徐 我……我……

則天 (開玩笑的) 你的法律裏從來還沒發現過這一條, 是不是?

徐 (痛苦的) 陛下快殺了我吧!

則天 (輕俏地) 不, 我現在已經不殺你了! (兩宮人退)

徐 我只求速死!

則天 我偏不叫你死!

徐 (不安地) 我……我……

則天 我很喜歡你呢!

徐 (咳嗽, 爲了躲避這誘惑, 匆忙地走到意見箱前, 去取那意見書) 這第三條……

則天 (慢慢地以一隻手按住了徐有功的手)

徐 (有頃, 戰慄地縮回了自己的手)

則天 你要幹什麼?

徐 (尷尬地) 那, 那第三條意見書!

則天 (無限深情, 語意雙關) 在我的寢宮裏, 還保留着很多意見書, 那意見書很好, 很好, 無窮無盡,

你要看嗎？

徐 我……我……

則天 可是我要事先關照你，那裏面沒有一條是講法律的！

徐 （退縮地）這……這……

則天 如果你高興，我們就一起來商量商量吧（下）

（二宮人擁徐下，徐尙掙扎，而終低頭而下。）

懷義 （見則天已去，始慢慢地站起來，大聲呼喊）這真是豈有此理，你是什麼東西，能够這樣對待

我！我氣死了，酒也醒了……（咬牙切齒地）我要打死你，我要……徐有功什麼人，也配陪你

去看書，我和尙不做了！（他索性把和尙帽子扔在地下）一來就面壁，面壁，一個假和尙，面什

麼壁！（宮女甲乙，嘻嘻笑着上。）

宮女甲 哈哈！

宮女乙 哈哈！

懷義 （拍案）笑什麼？

宮女甲
乙（見薛懷義這種樣子，越笑不可遏）

懷義 笑，笑，我的笛子呢，我要捏死你們，誰敢笑！

（宮女甲乙果然不笑了。）

（稍停）

懷義 你們笑什麼？

宮女甲 師傅，你不曉得，那個姓徐的……（又幾乎笑出聲來，但却勉強地忍住了）

宮女乙 天后真是怪人！

懷義 怪，不要臉！

宮女乙 你要臉！

懷義 什麼，你敢罵我？

宮女乙 你爲什麼敢罵天后！

懷義（氣哼哼地）好吧，所有的女人都不是好貨！

宮女乙 你是好貨！

懷義 我爲什麼不是好貨，我爲什麼……

宮女乙 是好貨爲什麼你把妙玉姐姐丟了！

懷義 （氣得咬牙）混蛋！

宮女乙 天后早就斷定你是個忘恩負義的東西了！

懷義 提防着你的腦袋！

宮女甲 （也跟上去）你還是提防着自己的腦袋吧！

懷義 （沒奈何地）想不到你們竟是這樣，這真是倫常大變，本大將軍的威嚴掃地了！

宮女乙 對男人你可以兇對女人你可要客氣點。

（她驕傲地坐下）

懷義 （發瘋的）這是什麼話！這是從那兒說起，這簡直是開玩笑酒來！

宮女甲 天后不准你再喝酒！

懷義 不准，什麼，不准，我自己去……

（他氣沖沖地才要下，宮女丙帶上宮婉兒上。）

懷義 怎麼？

宮女丙 啓稟大將軍，這個女子……

婉兒 （嚇作一團，跪在地下）求大將軍饒命吧！求大將軍……

懷義 （擺起威儀來）是怎麼回事？

宮女丙 奴婢巡察到琉璃亭畔的茶蘼架下，看見這女子正在地下哭着燒紙，一面嘴裏唱歌，儘是些

毒罵天后的句子！

懷義 （走向正中坐下裝模作樣地）把那女子給我帶上來！

婉兒 （跪在地下哭泣）奴婢並沒敢毒罵天后，求大將軍……

懷義 別講話，你叫什麼名字！

婉兒 奴婢叫做上官婉兒！

懷義 誰的女兒，誰的孫子，家住那裏，爲什麼進宮的！

婉兒 因爲祖父犯了罪，所以婢子才進宮充當下人的，我並沒有……

懷義 別講話！你爲什麼燒紙呢？

婉兒 因爲心裏難過……所以才……

懷義 難過，難過，簡直胡說亂道嗎？紙錢是燒給誰的？

婉兒 紙錢是燒給祖父的！

懷義 祖父是誰？

婉兒 祖父叫上官儀！

懷義 你不知道這事犯禁嗎？從實招來，我馮小寶……本大將軍體在大之仁，或者能够從輕發落。

婉兒 奴婢一個人在宮裏，常常想到祖父，祖父死得很慘，奴婢……

懷義 別講話！

婉兒 奴婢再也不敢了！

懷義 你爲什麼唱歌呢？

婉兒 因爲心裏難過……

懷義 又是難過，又是難過，越來越不像話了！（站起來，）把他推出去，斫了吧！

宮女內 是！

宮女乙 等一等，難道就這樣的殺一個人嗎？

婉兒 求娘娘饒命吧！

宮女乙 我不是娘娘，你別害怕，等一會天后下來，你好好的說！

懷義 怎麼，這何必等天后呢！我早就看出她不是好人，我斷定她還想行刺呢！

婉兒 奴婢不敢，奴婢實在……

(武則天上。)

則天 (見狀頗驚異) 怎麼？

懷義 (急忙搶上來) 這……這……

則天 別講話！你爲什麼不面壁，又站起來了！

懷義 哦……哦……哦……

則天 我的命令，你難道想反抗嗎？

懷義 我……還不都是因爲她！

則天 她這是誰？

天 則 武

懷義 她叫什麼上官……

則天 (嚴厲地) 別講話! (溫和地) 你這孩子, 站起來, 究竟是爲什麼呀!

宮女丙 這個孩子, 擅敢在禁宮裏面焚燒紙錢, 並且哭哭啼啼的唱歌, 咒罵萬歲!

則天 (懷疑地) 罵我嗎? 我並不認識你呀!

懷義 她叫什麼上官婉兒……

則天 上官婉兒, 上官儀是你的什麼人?

婉兒 是奴婢的祖父!

則天 難怪! 紙錢是燒給你祖父的嗎?

婉兒 是的!

則天 你愛你的祖父嗎?

婉兒 祖父愛我, 我也愛祖父, 可是……

則天 你爲什麼罵我呢?

婉兒 奴婢並沒敢罵天后, 因爲心裏傷心, 就隨便歌唱幾句, 誰知這位姐姐……

則天 你祖父是個很有學問的人，你大概也很知文理了！你肯把你的歌兒唱給我聽嗎？
懷義 還不是一派胡謔，索性……

則天 別講話！你唱吧！你肯嗎？

婉兒 奴婢肯是肯的！只是——

則天 不要緊的！你並沒有罪！站起來呀，你別怕……

婉兒 (唱) 乾……坤……顛……

則天 別害怕呀，儘管唱下去！

婉兒 (唱) (歌詞另錄)

(在歌唱當中，徐有功悄悄地上。也旁立傾聽。)

則天 (很受感動，半天，不禁流下淚來。)(向徐有功) 你覺得怎麼樣？

徐 啊，太悲傷了！點以臣的愚見，這恐怕不是好兆！

則天 有什麼好兆歹兆呢！她是應當悲傷的，女人，原本生來就是悲傷的啊！婉兒，你願意和我做朋友嗎？

婉兒 (點頭)……

懷義 真是奇怪!

則天 你說什麼?

懷義 我……我什麼也沒有說!

則天 可是，婉兒，我們再不要悲傷，我們要報復。方才我第一次感到勝利的滋味，但你却又使得我痛苦了！這種痛苦是不會常久存在的，因為有許多男人，等待着我来征服！這位徐有功先生，是男人裏面最強的一個，可是我很高興，他到底在我面前屈服了！

徐 (窘) 這，這是什麼話呀！

則天 你知道，我是喜歡服從的，我不願意看見人家反對我，你說話的時候，要謹慎一點！

徐 我……我……

則天 (端詳他) 你的鼻樑太低，我不喜歡，來，用粉把他的鼻樑撲上點白！

(二宮女執行)

徐 (躲避的) 我，我不喜歡！

則天 不喜歡嗎？

徐 這太不成體統了！

則天 體統好吧！婉兒，去把繡幔打開！

（婉兒打開繡幔，昌宗吹笙，易之作彩衣舞，媚態百出，涂則天外，餘人均不禁異常訝怪。）

則天 （哈哈大笑，宮女附和着她。）你覺得怎麼樣呀？

徐 我……（那意見箱解救了他，他跑過去。）我要開讀這第三條意見書！

則天 你倒守本分！

徐 這第三條，第三條！

則天 （冷淡的）又出了毛病嗎？

徐 毛病大了！

則天 （也微覺吃驚）怎麼？

徐 是……是……（不免有點張口結舌）

則天 讀出來我聽！

徐 臣不敢讀！

則天 拿來我看！（她迅速地看完。）宣武承嗣！

（宮女乙宣武承嗣上。）

承嗣 參見太后！

則天 （不露聲色地）朝外沒有什麼變故嗎？

承嗣 一切都很安泰！

則天 很安泰嗎？

承嗣 是，陛下！

則天 沒有什麼意外的事情發生嗎？

承嗣 （硬着頭皮講話）一點也沒有！

則天 （突然把那意見書摔在承嗣的臉上。）拿去！

承嗣 （急忙看了一遍，急忙跪下）臣該死！臣該死！

則天 賊人已經佔據了揚州，揚州府陳敏之已經殉難，你難道竟不曉得嗎？

承嗣 臣該死！臣該死！

則天 卽刻鳴金，朝堂議事！

承嗣 是，是，是！（下）

則天 （煩燥地）你們都給我滾出去！

（衆人悄然下）

則天 婉兒！

婉兒 （欲下又止）是，太后！

則天 （入神地看那意見書）

婉兒 （膽怯地問）是朝內發生了什麼變故嗎？

則天 是的！徐敬業假借廬陵王的名義在討伐我了！

婉兒 是廬陵王嗎？

則天 是的！（讀檄文）「……一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託……」這駱賓王倒很有才學呢！我知

道，他們恨我，罵我，預備推翻我的！我的兒子這樣，我的侄子也這樣，全都一樣的，他們像蜘蛛一

樣織着網，像漁人一樣的下了鉤，他們要撲捉我要鉤住我，可是他們錯了，我會衝破蛛網，掙斷釣竿的！讓我來把牠們撕碎吧！（她用力的把那檄文撕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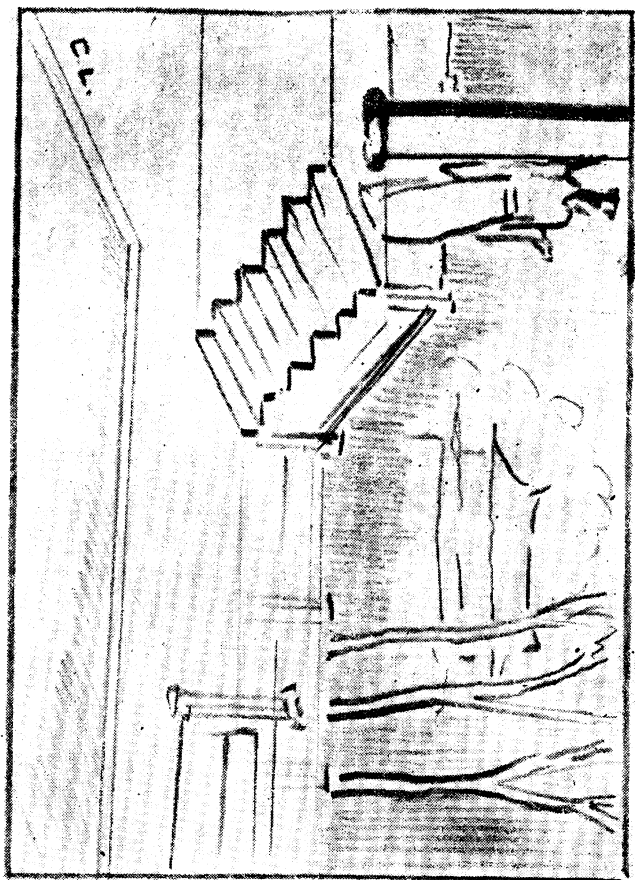
婉兒

（感動地）太后！

幕下

第四幕完

第五幕



CV.

人物：

武則天

薛懷義

妙玉

上官婉兒

武承嗣

武三思

張昌宗

張易之

徐有功

第五幕

王皇后的幻影

地：御花園內茶蘼架下

景：

宮後御花園內。右角爲偏殿平台，台下爲玉石迴廊，廊後有花木等類。

薛懷義鬼祟祟的上。

他像是有着一種不敢告人的隱秘，而時刻提防着被人捉住似的。他東張西望，掩掩藏藏。

遠處巡夜的梆子響。

天已經二更了！

懷義（像在心裏決定着一件事，又像是找尋着什麼東西似的。）二更了！再等一會，我就可以動手

了，（突然的吃驚）誰？誰在那邊！（放心）沒有什麼人（計算着。）從這兒小路抄過去，離明堂

只有半里多路，那明堂前面，都是木料，正好點火，哼，叫她認識認識我薛懷義，可是好惹的。（稍

停，妙玉自土坡上上，見懷義指手劃腳，佇立不語。）讓我再想想看，這樣可妥當，火着了以後，我

可以從天堂後面那狹街裏逃出去，從這——，到那——，再轉灣，到——到——（見妙玉）誰？

誰？（奔上土坡，從腋下拔出刀子來，）你呀，你聽見我的話了嗎？快說！快說！（他兇狠的舉着刀子，釘着妙玉。）

妙玉（冷笑不語）

懷義 爲什麼不講話，啞叭嗎？鬻子嗎？想找死嗎？

妙玉 我爲什麼要跟你講話呢？

懷義 哼！那你爲什麼鬼鬼祟祟的站在這兒，偷聽我的話。

妙玉 哼！你說我要聽你的話幹什麼？

懷義（放心）

妙玉 我只是想我自己的事！

懷義 你想自己的事，你也有事？

妙玉（不屑的）哼！哼！

懷義（欲走，又回來，）你想什麼事？

妙玉 我想些什麼，用不着告訴你！

懷義 (兇橫的) 我偏要你告訴!

妙玉 (也兇橫的) 我要報復!

懷義 報復, 好傢伙, 報復, 哈哈, 你也要報復, 哈哈!

妙玉 (氣憤的) 你以為我容易欺負嗎? 我受了一輩子苦, 就是死, 也要咬幾口咬誰!

懷義 咬誰?

妙玉 那個欺騙了我的人!

懷義 你是說她呀!

妙玉 你也說她, 就是她怎麼着, 你去告密吧!

懷義 我可不會呢?

妙玉 我知道你是不會的, 因為你也被她拋棄了!

懷義 誰? 誰敢遺棄我!

妙玉 那老妖精!

懷義 老, 你說她老!

妙玉 只有擦起粉來的時候，她才不老！

懷義 哼！你敢當她的面去說嗎？她馬上會殺死你！

妙玉 我什麼都敢？

懷義 你敢？

妙玉 我拚着死，我什麼都敢做！

懷義 好，有你的！

妙玉 看到你現在這樣的狼狽，我很高興，從前我哀求過你，愛過你，留戀過你，現在自己也好笑了。你

現在在我的眼裏，一錢不值……

懷義 那是因爲你老了，你臉上已經有了縐紋，你頭髮上已經下了霜……

妙玉 可是你却被人拋棄了，你的將軍呢？你的名望呢？你被人用腳踢開，你只好滾蛋了！

懷義 哼！我就是滾蛋，也要使她不能安靜，別以爲我是好惹的，你們瞧吧！

妙玉 瞧吧！瞧你也做不出一點事來！

懷義 我要放一把火，全把你們燒死！

妙玉
……

懷義 把所有的女人全燒死，不留一個！

妙玉 (恐怖的後退)

懷義 一個也不留，女人都使我生氣，沒一個好東西！

妙玉 (恐怖的囁語着) (冷笑) 我聽見過這話的。可是從來也沒看見你有這樣勇氣。

懷義 甚麼，你講什麼？

妙玉 別接近我，我怕起來了！我……

(幕外上官婉兒的聲音，「誰在這兒」)

懷義 (急忙奔下) 等着看吧！

(上官婉兒提宮燈上)

婉兒 哦？妙玉姐姐！

妙玉 (強自鎮定) 是的，婉兒，是你嗎？你到這兒來做什麼？

婉兒 我來找聖上！

妙玉 怎麼，她不在宮裏嗎？

婉兒 （憂愁的）她方才出來了！

妙玉 一個人也沒帶嗎？

婉兒 一個人也沒帶，她說她要散散步，可是已經這半天了，還沒見她回去！

妙玉 這真奇怪了！

婉兒 這樣的情形，實在很少見的，她近來的心緒很不好呢，身體也很壞。

妙玉 是嗎！

婉兒 可不是！自從徐敬業起兵謀反以後，她彷彿一下子老了許多似的！

妙玉 徐敬業不是已經伏法了嗎？

婉兒 是伏法了！但是她却爲這事心裏很難受呢！

妙玉 怕是那傲文罵的太厲害，她有點兒受不了了吧！

婉兒 也不見得！

妙玉 （有意的）那傲文我到還記得幾句，什麼「泊乎晚節，穢亂春宮，」什麼「掩袖工讒，狐媚偏

能感主」……

婉兒 (阻止她) 妙玉姐姐，別念了！

妙玉 (激奮的) 更有「加以虺蜴爲心，豺狼成性」……

婉兒 爲什麼你單念這幾句呢！

妙玉 (更激奮的) 並且「殺姊屠兄，弑君鴆母」

婉兒 這未免太可怕了！

妙玉 怎麼可怕！

婉兒 你彷彿有意在這兒罵她似的！

妙玉 哼！

婉兒 妙玉姐姐，別這樣吧！她其實是很愛你的！

妙玉 (冷笑的) 愛我嗎？

婉兒 (欲言又止) 她雖然是個皇帝，可是我却只覺得她是我姐姐！我知道她的心，我能够體會她的意思，也許她得罪了你，可是那並不是爲她，那是爲你！她最近苦死了！

婉兒 是的，她常夢見王皇后，她說只有這件事，使她很難過，她覺得對不起王皇后！

妙玉 爲什麼又覺得對不起王皇后了呢？當時——

王

婉兒 當時她就覺得對不起王皇后了！不過她要爬起來，她却阻着她的路，她不得不那樣做！

妙玉 不管你怎麼說，我是不會原諒她的。

婉兒 唉！

(幕外似有響動)

妙玉 你聽什麼人在走動，怕是她來了！

婉兒 (走過去瞭望一下，又走回來。) 沒有什麼，妙玉姐姐，我真爲她痛心！

妙玉 你嗎？

婉兒 方才她還在跟武氏弟兄爭論！

妙玉 哼！

婉兒 就是爲了廬陵王的事！

妙玉 她的兒子嗎？

婉兒 那次事變以後，她就要殺掉她的兒子，她可是總又不能決定！

妙玉 哼！

婉兒 我怕她快要死了！

妙玉

……

婉兒 人家說，人快死的時候，性情會變的，她做事從也沒有這樣犯過思慮，雖說骨肉關乎天性，可是

她這次却變得太奇怪了！

妙玉 我不懂，你爲什麼這樣關心她！

婉兒 如果她一死，我們也就快了！

妙玉 關我們什麼事？

婉兒 我們再也沒有好日子過了！可惜我不是她——

妙玉 你嗎？

婉兒 她說，要有人能够代替她，就死也瞑目了！

（幕外人語聲）

婉兒 武氏兄弟來了！

妙玉 我們走吧！

婉兒 不，我們藏起來吧！

（婉兒與妙玉藏樹影裏。）

（武承嗣與武三思上）

承嗣 我想，我們這樣做，怕不妥當吧！

三思 只有這樣做，才是最妥當的方法！

承嗣 我看還要考慮考慮！

三思 這還用考慮嗎？天后已病入膏肓，又不肯治，看起來是不久人世了！可是這傳位的大問題，還沒有決定。萬一一口氣上不來，你我恐怕不單沒份，還要受罪呢！

承嗣 這層我也想到了！不過我想，現成的一塊肥肉，爲什麼送在別人嘴裏去呢？我們與其迎回廬陵王，何不自己來先下手呢？

三思 不對，不對，你想我們一下手，張昌宗跟張易之的那兩個混蛋，會這門輕輕的饒過我們嗎？他們得

竊以後，已經是重兵在握了！我看那用意，也很不良善，萬一有什麼變亂，他們一定要乘機起事的。到那時候，恐怕我們要偷雞不着蝕把米呢！

承嗣

他們有什麼能為，兩個不男不女的東西，文武百官難道會服他們嗎？

三思

文武百官難道會服我們嗎？承嗣，要論武功，我不如你，要講文才，你却不如我！我考慮至再，覺得還是先把廬陵王迎回朝來，正了名位的好，這樣一來，這迎鑾的首功，便是我們的了！我們的位，置還會動搖嗎？到那時候，我們再養精蓄銳，還怕不得事嗎？只要天后一死，廬陵王濟什麼事，這天下還不依舊是我們的嗎？

承嗣

（有頃）倒也是的！

三思

（得意的）承嗣，別貪圖眼前的快樂，我們的計劃是應該想得長遠的！

承嗣

（決心的）那麼，我今天就動身吧！

三思

（不悅的）怎麼，你動身，你動身到那兒去？

承嗣

去迎廬陵王啊！

三思

這不大好，你一個武人，還是留在朝內伴着天后，提防有什麼變動的好！

承嗣 不，這迎虜陵王的事，自然應該我去，你一個文人，也怕路上會有風險！

三思 胡說，你去會把事情弄糟了的！

承嗣 (大怒) 什麼？

三思 (再逼一句) 你一個武夫，怎麼能辦這樣機密事情呢！

承嗣 你敢說——！

三思 我是爲大局着想！

承嗣 哼，大局，你是想圖功啊！

三思 那麼你呢？

承嗣 我……

三思 承嗣，別鬧意氣……

承嗣 不管你怎麼說，我要去，我去定了！

三思 你不能去！

承嗣 (大怒，一掌打在三思的臉上) 你這個混蛋！

三思 (也大怒,方欲掙扎,承嗣便拔出劍來,正在這時候,上官婉兒上,按住承嗣的劍柄。)

婉兒 二位大人這是幹什麼呀!

三思

(同時大窘) 哦……哦……!

承嗣

婉兒 有話可以向聖上去講,爲什麼私下裏用武呢!

三思 哦……哦……這是那兒金鼓響!

(遠處金鼓大振,三人同時怔住,金鼓聲由遠而近,漸有火光映起。)

承嗣

(呆的) 火!

(火光漸漸猛烈!幕外人聲雜沓,有諸宮女的嘩叫聲:「火!」「火!」「火!」)

承嗣

三思 (三人同時凝呆的默然語着) 火!

婉兒

(火更猛烈,幕外雜亂的呼號聲,及「救火呀!放火呀!」的喊聲並作)

(妙玉急奔上。)

妙玉 (張皇的) 起火了!

三思 (警機的) 我去看看。(下)

承嗣 我也去(他追下)

(火在燃燒着。)

婉兒 (焦急的) 這是從那兒談起呢!

妙玉 (反而冷靜的) 他居然幹出來了!

婉兒 你說什麼?

妙玉 (激奮的) 我說她已經到了末路了!

婉兒 誰?

妙玉 咱們的金輪大皇帝!

婉兒 難道到這時候! 你還忍心奚落她嗎?

妙玉

.....

婉兒 我要去找她，她不知在那兒呢？

（她才預備去找，則天衝上。後隨徐有功。）

徐有功

我方才進宮的時候，張昌宗、張易之已經乘機謀反了，現在他們已經封鎖了宮門，把文武百官都截在宮外了，幸虧我進宮早，才能够得見陛下。

婉兒

（悲痛的）天后！

則天

（冷靜的）別怕！這沒有什麼可怕的！（有決心的）我會壓下他們去，叛變立刻就會平靜的！

妙玉

（有意的）叛變平靜了，天后又可以安心的去擦粉了！

則天

（故做不聞）妙玉，你也在這兒嗎？

妙玉

……

則天

我料到他們遲早會對付我的……

妙玉

（插一句）那是因為他們「豺狼成性」啊！

則天

想不到會這樣快……

妙玉

這樣快的「穢亂春宮」嗎？

則天 可是我不怕的……

妙玉 因爲你「掩袖工讒」嗎？

則天 我要他們曉得武則天是什麼人……

妙玉 是「殺姊屠兄」的人！

則天 我要讓他們看看我武則天會怎麼樣做！

妙玉 不過再「弑君鴆母」吧了！

則天 （力竭聲嘶的）妙玉，你要逼死我嗎？

妙玉 ………

婉兒 （跪下哀哭）天后姐姐！姐姐啊！

（台上靜默，只聞婉兒的啼噓聲。）

徐 陛下應該趕緊決定一下！

則天 你要我決定什麼！

徐 臣早料定要有這一天的！

則天 (諷刺的) 是根據你的法律嗎?

徐 也是,也不是,陛下。自徐敬業起兵謀叛以來,陛下的榮譽已經掃地了!

則天 (怒容) 你以為我的殺戮還不够重嗎?

徐 就是因為陛下的殺戮太重了!陛下內寵張昌宗、張易之等輩侮辱大臣,外縱周興、來俊臣等酷吏,荼糜鄉里,以致怨聲載道,談虎變色,陛下一世英名,盡付東流了!

則天 婉兒,看我的頭還在頸子上嗎?

婉兒 (恐怖的) 陛下!

則天 如果它還在,那我是不怕的!在我的掌下,不比你,比張氏弟兄更偉大的忠僕,我可以隨意支使他們,我說是,他們不敢說不,我讓他們死,他們連一刻也不願多話!

徐 陛下自然是會駕馭人的,但却太放縱了,放縱,是使你的親信遠離你,甚至叛變你的真實原因。

則天 哦,親信,誰是我的親信,你嗎?張氏弟兄嗎?武氏弟兄嗎?沒有一個,沒有一個,我恨我沒有一個可靠的具體的親信。但我却又有著很多看不見的親信,那是民衆,我統治天下快四十年了,天下

不是我的一切，我追求權利殺害並且撫育人民，對於人民……

徐 陛下這話講得遠了！

則天 我是比你們更清楚的，人民像一匹無知的驢子，不走，用繩子牽，牽不動，用鞭子抽，抽也不行，用錐子刺，只要用草料把他們喂飽，他們是不會埋怨的！

徐 可是陛下應該禪位了！

則天 什麼，你說什麼！

徐 這是眼前的需要，張氏弟兄已經在搜宮了！

則天 你以為他們敢殺掉我嗎？你錯了，他們不敢，我會降服他們的！

徐 萬一陛下不幸，也要有了後繼的人！

則天 又有誰是我的後繼人呢？

徐 陛下應該傳位給廬陵王。

則天 怎麼？你已經想到我死了嗎？去，宣武承嗣到這兒來！

婉兒 陛下宣武承嗣幹什麼！

則天 我要試驗給他看對這個懷異志的東西，我還一樣能支使他的！

婉兒 陛下呀！

（徐有功下）

（幕外人聲喧亂，羣喊：「還沒找到嗎？躲到那兒去了！」）

則天 （衰弱的）妙玉，你還沒走嗎？

妙玉 ……………

婉兒 不，她沒有死，她還活着呢！

則天 是的，她還活着呢！像王皇后那樣懦弱，那樣安份守己，那樣甘願做男性俘虜的女人還活着呢？活在這世界上成千成萬！在民間，宮庭裏，我的眼前……我的眼前……那不是她……我看見了我……

婉兒

妙玉

（同時的）天后

（花陰深處，漸漸顯出王皇后的幻影）

則天 (漸漸走近幻影跟前去) 你爲什麼不變做我啊!

幻影 (點頭,以手示意)

則天 你要嗎?

幻影 (搖頭,以手示意)

則天 你不要嗎?

幻影 (搖頭又點頭,以手示意)

則天 也要也不要嗎?我錯了嗎?我對了嗎?也對也不對嗎?你說什麼?你罵我嗎?你明白我。你說你應當死?甚麼?我——

婉兒

妙玉

(急趨則天前) 天后,你……

(幻影漸隱)

則天

(衰弱的) 哦!沒什麼,沒什麼。我不過是……我畢竟是——

(他支持不住,摔在妙玉懷裏)

妙玉 (感動的) 天后!

(幕外諸兵士聲：「武則天呢？找不到嗎？找不到嗎？」漸遠。)

則天 (勉強掙扎) 他們在找我了，這些奴才！我要去見他們，他們敢——

婉兒 (攔住她) 天后，你要幹什麼，你想想你是做什麼事！

則天 (慘笑的) 婉兒不怕的！只要我不死，他們永不會翻過來的！

婉兒 可是——

則天 (回首向妙玉) 妙玉，看到我自己已經痛得這樣，你很高興吧。

妙玉

則天 要是我真的死了！希望在我下葬的時候，你去向我的尸身，大笑三聲，你勝利了！

妙玉

則天 (突然大聲的) 薛懷義是什麼東西，你竟一心一意的想着他，你所受的虐待還不够嗎？

妙玉

則天 要不是爲你，我早就殺掉他了，我把他留在我的身邊，希望他的野性會教訓教訓你，可是你這

個至死不悟的東西！……噫，說有什麼用，說有什麼用，事情已經是！

妙玉

（感動的）妙常姐姐！

（幕外火光燭天，張昌宗的聲音：「這兒找過嗎？」）

婉兒

（恐怖的）他們來了！怎麼辦呢！

則天

不要緊的！

（幕外張昌宗厲聲問：「誰在裏面？」）

則天

（大聲的）我！

（張昌宗，張易之按劍上）

昌宗

參見陛下！

易之

則天（安閒無事的）火已經滅了嗎？

昌宗

放火的賊我們已經捉住了！

則天

是嗎？

易之 是陛下的一個親信！

則天 哦！

昌宗 薛懷義大師！

則天 我已經知道了！

昌宗 薛懷義燒毀禁宮，應該處死！

易之 請陛下回宮草詔。

則天

昌宗 不然臣等認識陛下，臣等的劍是不認識陛下的。

妙玉 (急上) 你們怎麼敢！

昌宗 此女戲弄大臣，罪該處死。

則天 (嚴厲的) 那麼，要有人圖謀不軌，該怎麼辦呢？

昌宗 (略一遲疑，劍未落下)

則天 叛逆已經在我身邊了(向士兵) 你們不是想要朕的首級嗎？

乙甲 臣等忠心陛下，怎敢忘上，求陛下免死。

則天 你們的腋下的劍是作什麼的？

乙甲 此劍願意護駕！

則天 你們既是護駕，肯砍叛逆的首級嗎？

乙甲 肯

則天 張大將軍說你們乘機欺主，就應該你們自己砍下你們的腦袋。

乙甲 臣等不敢（衆士兵嘩叫）

易昌 （棄劍跪倒）求陛下開恩

則天 先帝遺臣，老謀深算，在朝內恐怕要算裴炎了，累世爲將，深得軍心，恐怕也算徐敬業了，大將善戰，每戰必勝，恐怕首推程務挺了！可是現在他們的結果怎樣？

昌宗 陛下爲什麼想到他們？

則天 因爲他們都生了一個好頭腦，值得朕來斫掉！現在再想找這樣的好頭腦來斫，可有點不容易了！

易之 (恐怖的) 陛下!

則天 你們救火有功!朕是要賞賜的!

昌宗 陛下還不回宮嗎?

則天 是的!我暫且不回去!你們給朕退下去!嚴緝縱火共犯!

昌宗
易之 是。

(兩人無語退下)

則天 (衰弱的) 這兩個奴才,哼,也想謀反嗎?

婉兒 夜深了,陛下也請回宮安息吧,

則天 不,有什麼安息呢?我怕我合起眼來,會一睡不醒的!

婉兒 陛下!

則天 (咳嗽) 要是我一睡不醒,他們會笑了!他們會站在我的墳上大笑,他們要勝利了!

婉兒

則天 不，我不會死的！我不願意死的！我要征服他們！可是，可是——我太孤單了，誰是我的同伴呢？誰會瞭解我呢？

婉兒 陛下，我！

妙玉 還有我！

（一個空漠的聲音：「還有我」）

則天 你，你，你是誰呢？

（花陰處顯王、皇后幻影）

則天 你，你，你嗎？

（王、皇后幻影漸消滅）

（徐有功上）

徐 稟陛下，武承嗣已經去房州了！

則天

徐 去迎接廬陵王還朝了！

則天

(佇立不語，體漸不支，跌倒。)

婉兒

(哭音)陛下!

妙玉

(徐迄立不動)

(幕下)

五之書叢活生女婦

武 則 天

每冊實價
外埠酌加
郵費

著
者

宋
之
的

發
行
者

生
活
書
店

上海福州路
第三八四號

印
刷
者

生
活
印
刷
所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月初版

話劇運動中

歷史名劇的提供

自由魂

夏衍著 實價二角

這是作者繼賽金花之後的力作。內容描寫中國女烈士秋瑾的生平。她怎樣反抗黑暗的家庭；怎樣接近革命黨；怎樣為中國獨立而奮鬥。情節激昂慷慨，在國難嚴重的今日，這劇本當能令人加倍奮發。賽金花是不自覺而偶然為中國人做了一點好事的女子；秋瑾却完全相反：她有覺醒的頭腦，獨立的思想；她拋了整個的生命，為着民族國家的生存而奮鬥、犧牲。在這一點上，這劇本就抓住了最大的時代意義。

太平天國（歷史劇） 陳白塵著 四角五分

武則天（歷史劇） 宋之的著 不日出版

再版 漢奸的子孫 婦女生活叢書 尤兢著 六角

華倫斯泰 世界文庫 席勒著 郭沫若譯 甲種一元 乙種七角

梁允達 創作文庫 李健吾著 精六角半 平四角半

再版 賽金花 諷喻劇 夏衍著 一角五分

再版 希德悲劇 郭乃意著 王維克譯 實價三角

同春之曲（再版） 田漢著 實價五角

石達開的末路（小型文庫） 陳白塵著 實價四角

三里霧中（小型文庫） 宋春舫著 二角五分

生活書店總經理

生活書店發行

封底